

生活的歷程

雨 川 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洪天賜教授捐贈

生活的歷程

雨川 著

Ang Lian G
2022.7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每冊定價叻幣一元三角



生 活 的 歷 程

雨 川 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三四九號

The Shanghai Book Co., Ltd.

34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荔安里十七號

一九七〇年十月再版 總/1669 32K P.128

夜，降臨到這個僅有四千人口的小鎮。

古老的街燈，開始在這條多樹的街上發出黯淡的光芒。

一些鎮上的居民，一些來自附近甘榜和園坵的居民，卸下了一日的辛勞工作，在這裏作悠閑的散步，或者三五成羣在路旁聊天，或者麇集在咖啡店門口看電視。

這時候的小鎮，是閑逸的、是舒適的，處處充滿輕鬆的情調。

高維川，從他那間位在小鎮北端的板屋裏出來。今晚，他的穿著與平時不同。平時，他常常穿著背心短褲便上街去。今晚，爲了要去參加一個由校友會召開的歡送會，他特地穿上那捲起長袖的白恤衫，一條青色特高檔長褲，顯出另一種氣派來。

在到校友會去之前，他便順道走去邀一位他事先約好的校友——曾素玉。

曾素玉家的後門，和高維川家的後門相對。她不但但是他的同學、鄰居，同時還是他的愛人。

這時候，後巷很黑暗，滿地雞鴨糞便，十分骯髒，於是高維川繞道到前門去邀她。

客廳裏，曾素玉的母親——一個四十多歲、顯得衰老得太快的中年婦女，正忙碌地在熨衣服。

高維川見了她，便招呼道：「曾嬌，吃過飯啦？」

「吃過了！」曾嬌擡起頭來瞅了高維川一眼，又低下頭去繼續熨衣服。

「素玉呢？」

「大概是在房間裏。」曾嬌邊答邊放下熨斗，回頭高聲喚道：「素玉，維川找你！」

「來了！」人隨聲到，一個穿着花裙子的少女從前廳的房間裏閃出來。她一走，一面用手輕拂着遮在額角的劉海，問高維川，「現在就去？會太早嗎？」

「現在已經七點四十五分了，開會時間是八點嘛！」高維川答道。

「那麼就走吧。」

於是曾素玉向曾嬌說道：「媽，我去參加一個歡送會，一會兒就回來！」不等曾嬌答話，她轉身就走出了大門。

高維川匆匆向曾嬌道別，便跟着出來。曾嬌不放心地追出門口，大聲囑咐：「別太夜回家！」可是這對年輕人似乎沒有聽見她的囑咐，只願愉快地一同向目的地走去。

路上，晚風吹拂着樹葉，也吹拂着這對年輕人的臉龐。

路燈下，高維川和曾素玉併肩地走着。她發育豐滿的胴體，高高的個兒，幾乎和高維川一樣高。高維川雖中等身材，但肌肉結實，步履穩重，和曾素玉在一起，倒相配得很恰當。

曾素玉多少還有一點孩子氣，她不時閃動眼波，注視着馬路上的摩登女子。在她臉上，流露出一種羨慕的神情。

「素玉，」高維川先開口，「明天我要離家了！」

「什麼？要到哪裏去？」曾素玉驚訝地問：「怎麼一直沒有聽見你說起？」

「昨天才決定的，」高維川答道：「爸爸本來也不願給我去。可是在本地的工作機會少，我總不能做一日工歇三日的！」

「那地方遠嗎？」曾素玉問道。

「不很遠，在L鎮附近的一個英國人辦的園坵。」高維川望着素玉，「聽說地方很偏僻，離L鎮市區有五、六英里路。」

「有多久的工？」

「大概三個月吧！工作是開溝、開梯級和挖樹苗穴。」

「那麼，你豈不是要很久才能回家一趟？」

「一個月發一次糧，發糧後當然可以回家！」

曾素玉輕輕地噓歎一聲：「沒想到今晚的歡送會，連你也在被歡送之列！」

「我？真笑話。我離家不過是短暫的，而且離得又不遠，隨時都可以回家；哪裏像樹深他們，是出國去深造！」

曾素玉心情有點沉重，當高維川說話的時候，她輕輕地咬着嘴唇，默默無言地和高維川併肩地走着。

走了好一會，曾素玉才幽幽地說：「不久我也要離開家！」

「你？」高維川感到意外的看着她。

「是的。」曾素玉緩緩地說：「姑媽要介紹我去P城學電髮。」

「去P城學電髮？」高維川驀地記起一些有關電髮女郎的謠言，他感到有點不安。但他要怎樣表達他反對的意見呢？躊躇間，只聽見曾素玉輕聲地答道：「是的。」

曾素玉答話的聲音雖然很輕，但很肯定。顯然她還不知道P城到處佈滿陷阱，女孩子稍不留神，就會失足墮落下去，而電髮女郎更是面對更多誘惑的行業。想到這裏，高維川不由打了個寒噤。怎樣向素玉說明這個事實呢？她會怪我自私嗎？同時，我這些顧慮是表

示自己對她不信任嗎？一連串疑問繞在高維川的腦海中。

曾素玉又怎會知道有這許多問題在困擾着高維川呢。她沉默片刻後，幽幽地說：「我只是不放心母親，和那個三須古的弟弟。」

「這個，」高維川從沉思中驚醒說：「這個你儘可放心，我可以常常去看他們的。」

「可是你又要到別處去工作，一個月間難得有一天回家。」曾素玉道。

「只要我回家，我一定去看他們的。」高維川說道：「同時，你姐姐和姐夫又住得這麼近，他們一定會常常過來看他們的。」

曾素玉一聽到提起她的姐夫，便啐了一口，罵道：「這討厭的傢伙！」

高維川心裏明白她產生這種厭惡情緒的原因。那是因爲她的姐夫嫌她的姐姐一連生了三個都是女兒，沒有半個男的，正千方百計地要娶素玉做姨太太。於是高維川趕忙岔開話題，轉口問：「你什麼時候要去呢？」

「大概是下個禮拜。」

「你媽媽會答應？」

「她本不讓我去的。我也不很願意離開家。只是姐夫也極力慫恿媽媽反對，我才決心要去！」曾素玉倔強地說。

高維川噓了一口氣，沒有話說。

沉默中，他們來到校友會門口。只見裏面燈光輝煌，人頭簇動，人聲和音樂聲鬧成一片。無奈，高維川只好帶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偕同素玉步進會場。

身在會場，心在索想。高維川本已爲素玉的問題糾纏得煩極了，加上大會的煩囂，被歡送者庸俗自大的笑聲，一些人恭維奉承的笑聲，交織成一張無形的網把他團團圍困。大會是怎樣開始又是怎樣進行着，茫茫然，他只聽到講臺上有人宣讀幾個人名，說他們要出國深造，在今晚的歡送會上，讓大家祝他們一路順風，早日學成歸來，爲國爲民服務。

幾個未來的博士聞話心開，笑眯了眼。而高維川却木無表情，依然蹙着眉心。

坐在高維川身旁的黃育石却不屑的、狠狠地吐出一句：「學成以後還不是爲自己的荷包服務。哼！」

.....

歡送會終於在庸俗的祝賀聲中結束了。

高維川陪同黃育石走出會堂，由於要等曾素玉，黃育石就在門口與他握別，還打趣道：

「小伙子，趁熱打鐵啊，祝你早日成功！」

高維川笑了一笑，說道：「沒這麼快，再見！」

等到會素玉告別了她的女友，走出會堂來，高維川便和她一同回家。一路上，彼此高興地談論着歡送會上各種有趣的事情。

來到會素玉門口，高維川對她說：「記住，不要忘了給我寫信！」

「你得先給我地址！」會素玉閃動着眸子望着他說。

「一定的。我到了那邊一定先給你來信！」

「假如我真的去了P城，我也會把地址通知你。」

兩人握別，高維川便匆匆回家。他要盡快休息，因為明天他得一早起身，搭囉哩到L埠的新工作地點去。

二

第二天，天剛放亮，小鎮便已甦醒過來。

膠工們踏着腳車，排成車陣，以這小鎮為中心點，四面八方地向四周圍的廣袤膠園進發。也有囉哩車駛入小鎮來，載運工人去上工。

高維川很早已起身，把一切行裝，如腳車、鋤頭、鑿刀、鋪蓋等，準備停當，等候囉哩車載他到工作的目的地去。和他同行的還有許多人，其中包括他那做工頭的二叔和他的

堂兄弟。

他們先乘囉哩車到附近的一個園坵，然後再改乘另一輛租定的囉哩車，到幾十英里外的一個同屬這個大園坵管轄的園坵去。

晨霧很濃。囉哩車來了，車頭的燈光射穿濃霧。聚集在一起搭車的工人一陣騷亂，忙着把他們的工具、裝茶水糧食的籃子送上！然後攀上車去。

車上多了高維川他們十多人，又加上他們的十多輛腳車和鋪蓋，幾乎容納不下。

「哎喲，擠死人了！」一個女工喊起來。

「啊，我的茶壺掉到車下去了！」另一個女工的聲音響了起來。

「我的草帽，我的草帽！」一個男人粗嘎的噪聲。

「峇米①！」那個大肚脯的印度工頭却又着雙手，站在車旁大聲罵：「還不快點坐好，等下遲到每人都要扣工錢！」接着，他向司機揮揮手，命令道：「開車！」

「等一等，還有一輛腳車！」高維川的二叔高聲喊起來。

「都是你，做什麼甲拋拉②！」印藉工頭啐了一口涎，罵道。然後他自顧爬進車頭那

①豬糞。 ②工頭。

個寬敞的座位坐下，一面還咕噥着罵人。

經過一陣忙亂，他們終於把腳車和鋪蓋堆疊在車尾。三十幾個男女工人，大多數擠着站在車前。只有少數大膽的坐在車緣板上，或者坐在疊得高高的鋪蓋上。

一聲「惹蘭」①，這輛囉哩就滿載着這三十幾個推推擠擠、跌跌撞撞的男女工人，朝他們工作的地點而去。

寒風，凜冽得像利箭，猛刺着囉哩車上每個人的肌膚。個個咬緊牙齦，誰也沒有哼一聲。

高維川高高坐在車尾自己的鋪蓋上，看着車上擠在一堆隨着囉哩車的顛簸搖晃的人們，心中產生無限的感觸。尤其當他憶起一年前雪蘭莪州那宗運載膠工的囉哩，與軍車相撞所造成的慘重車禍，再看着那些坐在囉哩車緣的工友，他不禁爲他們捏一把冷汗。

幸好一路平安，天剛亮，他們來到了第一站。

在這裏做工的工友紛紛下車。高維川他們也把自己的東西搬下車，再搬上另一輛在那邊等待的，載滿肥料的囉哩車上。

①開車。

又是塞滿。一車的人與貨，他們在太陽剛露臉的時候，被送到他們所要到的地方。

到達目的地，已是八點多鐘了。高維川在囉哩車剛彎入那條黃泥路口的時候，便看到路旁的牌示，知道這園坵叫「BR園」。囉哩車在園坵辦事處外停下，司機便拿了一些單據進入辦事處去。高維川的二叔也跟了進去。

在辦事處裏向印度書記詢問了一些話後，二叔來到囉哩車旁，招呼高維川一夥把車上的東西搬下來，然後帶領他們到那一排排、建築在山麓下簡陋的工人宿舍去。

工人們都已到膠林裏去工作了。宿舍裏只剩下幾個老人和一些孩子，站在門口用好奇的眼光看着這批新來的工友。幾隻狗也發出嗥吠的聲音來歡迎這批陌生人。

他們這一伙，一共是十二人，被安排在第三排工人宿舍最尾端的兩間屋裏。

這些屋子既低又矮，屋裏面只有兩個僅能容身的小房間，和一間在外面的小廚房。幸虧這時是早晨，太陽還未十分強烈，雖是鋅板屋頂，在屋裏還不十分感到灼熱。

維川把這陌生的環境四下打量一番，覺得這裏實在不能與自己的家裏相提並論。不過，在未到這裏之前，他的心裏已經有了準備，所以現在倒不十分感到懊惱。

和他同住在一間屋裏的，一共是六個人。三個人佔一個房間，與維川同房的是他堂弟一個朋友何清。

維宗也是初次離家，只有何清，對這種奔波的生活已有多年經驗，所以，他毫不陌生地把自己的鋪蓋鋪在那張唯一的板牀上去。

當他回頭看到這兩個怯生生的小伙子，呆在一旁，便對他們說：「怎麼不把鋪蓋打開？還像新娘子初入洞房那麼的害羞！」

維川皺着眉頭，看看四面白墾剝落的板牆，問何清：「難道是三個人同睡一張牀？」

「不然要怎樣？」何清反問道：「如果你要舒服，怎麼不帶張摩登牀來？」

維川瞪了他一眼，便默不出聲地把鋪蓋放在地上，然後打開，取出枕頭和一張薄被單，放到牀緣去。

「一張草蓆便夠了。」何清說着，便把他那張草蓆鋪上板牀去。接着他又指點這兩個初次出門的小伙子該如何安排他們的東西。

忙了一陣，總算把房間佈置妥當，維川便走出門口來。只見二叔已買了一大包的伙食，載在腳車後架來了。維川連忙上前幫他搬到屋裏來。接着，二叔便叫他去打水，預備煮飯。

吃過午飯，因為要等第二天才開工，維川便得到一個閒逸的下午。

太陽在這時候，發揮它最大的威力，它的熱力透過薄薄的、低矮的鋅板屋頂，使到屋

裏的人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幸好屋外有幾棵遮厘樹和玉傘樹，實際上屋外還比屋裏涼爽。同時，離屋不遠有一間雜貨店，兼賣咖啡汽水，維川和幾個同伴飯後覺得無聊，便到那裏去喝汽水解悶。

他們圍坐在店門外一棵巨大的玉傘樹蔭下一張八仙桌的座位上，倒覺得很涼快。

這時正是園坵工友割完膠放工回家的時候。黃泥路上，有不少穿着黏滿膠屎、襠襖不堪的工作衣服的膠工，挑着空桶，拖着疲乏的脚步，陸續回宿舍去。

這支龐大的工人隊伍裏，有黑皮膚的印度人、黃皮膚的華人、棕皮膚的馬來人。不過其間印度人佔最大多數，華人次之。馬來人多數居住在園坵外的甘榜裏，他們紛紛乘着腳車回家去。

維川看着這支各民族薈萃的隊伍，聯想起明天將加入他們的隊伍，和他們一同奔走在這廣袤的膠園裏；他的心不禁揚起一陣波瀾……。

晚上，維川本想寫一封信給曾素玉，但由於這是個規模較小的園坵，沒有電燈。工人宿舍裏只有一盞搖晃不定的小煤油燈，同時又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維川只好打消寫信的念頭。二叔在天剛黑時就過來關照：「早些睡覺，明天天未亮便要起身的！」因此他吃過晚飯後，和何清他們在門外樹下閒聊了一陣，飽受蚊蟲的襲攻，便回到宿舍裏來。

經過整天曝曬的鋅板屋頂，這時正在拚命散熱，加上天氣悶熱，房裏只有一個小小的窗口，真正又悶又熱，焗得透不過氣來。

一進屋子，何清馬上脫去衣服，只穿背心底褲，便躺到板牀上去了。維宗換上睡衣，也預備睡覺。維川本有點倦意，也想趁早休息。

何清佔了板牀的一邊，維宗佔了另一邊，維川只好睡在中間。在未上牀之前，他瞧着何清這個三十餘歲的粗漢子，一上牀就打鼾；維宗的睡態很難看，攤手攤腳地躺着像個「大」字，幾乎佔了牀板的一半。維川直皺眉頭，無可奈何的叫他睡出一點，空一點位置出來讓自己躺下去。

天氣悶熱極了，屋裏蚊子和屋外一樣多，耳畔一陣陣嗡嗡聲，攪得心神不寧。同時，牀上似乎還有臭蟲，維川覺得渾身處處受到侵襲。同牀的那兩個早已睡着了。睡在他左邊的何清發出驚人的鼾聲；睡在他右邊的維宗，則牙齒咬得格格響。這一連串蚊子、臭蟲、鼾聲、咬牙聲……的侵擾，使維川無法入睡。

不只一次，他打算起牀到門外去坐等天亮。但一想起明天要從事艱辛的體力勞動，必須睡個好覺，養精蓄銳來應付。於是他只好緊閉眼睛，摒棄一切雜念，千方百計地強迫自己入睡。最後，他終於在朦朧間睡着了。

等到他一覺醒來，聽到一陣「鑿鑿」的鼓聲。經驗告訴他：這是園坵工頭催人起牀的信號。他馬上意識到：天快亮了！

後面廚房裏，傳來弄炊事的聲音。維川心想：要不要去幫二叔弄早飯呢？這時，時間還早，同牀的兩個同伴還睡得甜甜的，自己昨夜睡得極不安寧，現在懶於起牀，就索性閉起眼睛爭取多睡一會。

醒了重睡，是很容易做夢的。維川朦朧間好像在自己家裏，經過一日的勞動以後，疲倦不堪，躺在自己的帆布牀上就睡着了。這一睡不知睡了多久，好像睡得忘記起牀吃晚飯，於是他母親來喚他：「川，川！」

他猛地睜開眼睛，發覺自己並不是躺在自己的帆布牀上，而是睡在又窄又硬的板牀上。同時，叫喚自己的並不是母親，而是睡在他旁邊的何清。

吃過了早飯，大家上工了。維川提起水壺、鋤頭，騎上腳車，跟着大伙兒到新砍的芭地去。

晨曦給大地帶來一片光明。薄霧在樹梢飄浮着。黃泥路上——這條園坵裏唯一的大道，湧現着各種膚色的工友所造成的人潮。他們有步行的，有騎腳車的，都沿着這條黃泥路前進，直到分路的小徑才分散投身入那蓊鬱的膠林裏。

維川這一伙，在二叔帶領下，向大道的盡頭一個新芭地走去。那新芭地是一個小山坵，約有七、八十依格。原有的老樹都被砍倒了，滿地遺下火燒過的殘枝。二叔所承包的工作，是在這片新芭地上開闢梯級，挖樹苗穴，和栽新樹苗。

現在，首先要做的工作是開闢梯級，在山麓上鋤出一塊闊五尺的平地來。這一塊平地 and 另一塊平地有一定的高度，遠遠看去，就好像梯級一樣。

維川他們在山脚停下，把腳車放倒在草叢裏。然後拿起鋤頭，由二叔分配妥工作，各人便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揮動鋤頭，狠命地向小山上的黃泥鋤下去。

烈日當空，大地猶如蒸籠，時而昇騰起熏人的熱氣。工人們在酷熱的陽光下加緊工作。到了下午，太陽已偏西，他們喝乾了一大壺的茶水，流盡了一身的汗！才拖着疲倦的軀體，下山取過腳車，跟隨在那些稱過膠汁的膠工後面，回宿舍去。

由於園坵裏的沖涼房不夠分配，他們便到一條小河裏去沖涼；浸在那晶瑩、涼爽的河水中，洗去一身的疲倦。

回到宿舍，二叔早準備好飯菜，大伙兒便圍上來，小菜雖然是豆乾炒豆芽，乾煎鹹魚丁，但個個都狼吞虎嚥，把一大碗一大碗的飯送進肚子裏去。

吃過飯，維宗和幾個比較好動的伙伴，騎腳車到幾英里外的街場玩耍去了。維川感到

極度疲倦，在宿舍後樹下躺着，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吃晚飯的時候，維川被人叫醒，但去街場的那幾個還沒有回來。二叔正爲這事動氣，大聲罵道：「這班傢伙，整天只知道逛街場！吃飯的時候，還不回來，假如迷戀着街場，去獸在那裏好了，何必到園坵裏來餵蚊蟲？」

飯後，天很快就暗下來，維川眼看無法寫信了，便和何清幾個在屋外閑聊了一陣，回房睡覺，以補昨夜睡眠的不足。

翌晨起牀，維川發現維宗昨晚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了，現在正蒙頭呼呼大睡。

吃過早飯，維川推了腳車到屋外，只見東方熹光微露，呈現一片魚肚白。天空還有幾顆殘星，那顆啓明星仍舊特別的明亮耀眼。這時，黃泥路上早已出現點點燈光，幢幢人影，燈光伴着人聲，逐漸向黝暗的橡林散佈開去。

「走吧，上工了！」何清也推了腳車從屋子裏出來。維川隨着跨上腳車，迎着晨風向工作地點駛去。當他駛得沒多遠，聽到宿舍裏傳來一陣二叔的罵人聲。他知道是維宗被罵了。

十七號，這是園坵發菜糧的日子。

工友們領了工資，還了雜貨鋪的賒賬，把剩下的錢帶着到街場去購買園坵雜貨鋪買不到的，或比園坵雜貨鋪便宜、新鮮的東西。順便過一個歡暢的下午。

二叔向第一承包商領過薪水，扣起一部分錢做伙食費外，其餘的便根據工作的勞動強度的標準按級分發給每一個伙伴。

伙伴們領過了錢，像久旱逢甘霖，頓時精神振奮起來。他們有的打算回家看看妻兒，沒有家庭負擔的則商量到哪裏去玩一趟。

只有何清領了工資後，便回到宿舍睡覺。維川感到奇怪地問他：「怎麼啦？身體不舒服嗎？」

「沒有。」何清壓壓地答道。

「不然怎樣躺在這裏睡覺？」維川關切地問道。

「唉！」何清想說什麼，但歎了一口氣後，却什麼話都沒有說出來。

「究竟是為什麼事煩惱呀？」維川不放心地追問。

「今天發的是菜糧，」何清躺着說：「只有這麼一點點錢；要回家嘛，怎麼夠還人家的欠債？不回家嘛，又放心不下那些孩子！唉，所以想來想去，不知該如何是好？」

維川聽見他的話，也不知該如何安慰他。因為這正是出賣勞力的窮人共有的苦衷！每日僅得那麼一丁點兒工資，養妻活兒，勢必捉襟見肘。在這情形之下，就只好借債。負了債，又得廉售勞力來還債。於是，借債、工作、還債；又借債、工作、還債……窮人家就是這樣捱日子。

維川也是自小在苦水裏泡大的，怎會不瞭解它的滋味？只是這時的他，惦念着和他離別了半個多月的素玉，不知她近況怎麼樣？

這半個月來，他一連給她寫了兩封信，却只收到她一封回信。在她的回信裏，她告訴他因為母親病了，暫時不去P城學電髮。但是她那心謀不軌的姐夫却天天嘻皮笑臉地藉口來探望岳母的病況，實際上是來打小姨的主意。素玉在信中也表露出對他極端的厭惡。只是目前沒有辦法，暫時不能離開家。要等到她母親病癒後，她還是要到P城去的。

維川讀着信，心頭充滿憤怒的情緒。他恨不得馬上回到小鎮，去找那個鑲着金牙，嘴角整天掛着奸笑的小商人算賬！

今天領來的菜糧，扣了伙食費，只剩下三十幾塊錢。這點錢回家的費用是足夠了，但可給的家用却很少，這自然會引起父親的囑囑。但他却不願像維宗那樣，一有錢就望P城跑，去尋求刺激。想到家，想到父親、想到母親、也想到素玉，維川決定回家走一趟。

當他準備啓程的當兒，何清拿了二十塊錢，託他帶回家裏。

「你不回家？」維川同情地問。

「不，等發了大糧才回去。」何清回答道，然後深深地吸着煙，抑鬱地走開去。

維川同情地看着他的背影進入園坵裏那唯一的雜貨店裏去之後，便登上一輛霸王車到街場去。

乘上了駛往故鄉的巴士，敞開的車窗吹進了陣陣涼爽的風，把維川心裏的不快全吹走了。當他意識到自己是距離家越來越近，而他和素玉會面的時刻也即將來到，他高興得像小孩子，真想跳起來高歌一曲！

巴士開進了小鎮，維川倚着車窗，看到故鄉別後無恙。市鎮裏依然是那排蔥蘢的大樹、那列古舊的磚瓦建築物。新村移殖區依然是那些簡陋的、已開始殘破的鋅板屋。街道上，依然是寥落的只有那幾個行人，車站上也還是那一派冷清的景象！

在車站下了巴士，維川先回家。見了父親，便交了廿五塊錢給他。那老人抑鬱的臉孔沒有半點笑意，他用低沉的聲調說：「爲什麼這麼少？」

「今天是發榮糧，每人只得卅餘塊錢。」維川解釋道。

「那邊的工作怎樣？」老人關切地問。

「不怎樣好，」維川答道：「二叔標的價錢太低，估計起來，每個人每天不可能得到超過三塊半錢的工資。」

維川的母親，高林嬪見了兒子回來，却歡喜得了不得，暫時撇下家務，跑來向兒子噓寒問暖。她一面端詳維川，一面向高林叔說：「你看，去了沒有幾天，阿川變得又黑又瘦！」

高林叔搖搖頭，歎口氣說：「整天在芭場裏曬太陽，怎能不黑不瘦！」說罷，他愁眉苦臉地走出屋外去了。

維川和他母親談了片刻，他記起同伴的咐託，便向高林嬪說：「媽，何清託我帶錢回家，我要給何清嫂送過去。」

「好的，別太遲回來吃晚飯！」做母親的特意叮囑他。

何清的家也是在新村移殖區裏，和維川的家只隔一條街。當維川到了何清家的門口時，看見他的兩個兒子在爭奪東西，爭得打起架來。維川連忙上前把他們拉開，何清嫂也聞聲挺着大肚子，手上抱一個小孩，走到門口來。

「何清嫂，」維川連忙向她招呼道：「何清兄今天不回家，託我帶了一點錢回來給你！」說罷他從衣袋掏出那廿塊錢交給她。

何清嫂接過錢，問維川道：「怎麼他不回家？」

「今天發的是菜糧，只有三幾十塊錢，他爲了節省些旅費，便託我帶錢回家。」維川解釋道。

「他就是這樣沒有良心，把家裏的這一堆孩子全推給我，自己在外面正好稱心！」何清嫂哭喪着臉說：「給我的錢又這麼少，小的要買牛奶，雜貨店的賬又得還，還有買菜的錢上哪裏去找？唉，你替我叫他回來，讓他自己來理理這個家！」

維川聽完她這連珠砲一般的話，他不禁想：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而這本難唸的經要唸到什麼時候才能唸完呢？他面對着何清嫂，却不知該如何安慰她？只好空泛地說：「等發了大糧，他就會回家來的。」

「唉！」好像悶氣已發洩完了，何清嫂長歎一聲，說道：「謝謝你，要喝杯咖啡嗎？」
「不用客氣！」維川連忙說道。接着他把那兩個剛才吵架的孩子拉到門邊，對他們說道：「你們兩兄弟要和睦，不可以打架，知道嗎？」

那兩個小孩乖順地點點頭，維川才向何清嫂告辭。當他跨過門口溝渠那條小板橋時，他聽見何清嫂充滿怨懟的聲音：「我生前不知欠下你們這些討債鬼多少債，今世要還到什麼時候才能還清？」

維川聽見那話，心裏感到很不好受，又不知怎樣幫助她，於是把心一橫，三步當兩步地走回家去。

晚上，維川換過一套乾淨的衣服，去找素玉。他順便到靠近車站的生果攤買了幾粒橙子，打算送給素玉的母親表示一點敬意。

當他提了那包橙子，踏進素玉家門的時候，看見素玉的姐夫在客廳裏正在和曾嬌談着話。維川向他點了點頭，然後雙手把那包橙子很恭敬地遞上給曾嬌，說道：「曾嬌，我聽說你身體不大舒服，特地買了幾粒果子來看你！」

「啊，何必客氣？」曾嬌接過橙子，放在桌子上，然後招呼維川坐下。

維川親切地問候，但曾嬌的態度却很冷淡，不經意地搭訕幾句就回過頭去和她的女婿談論着一件什麼事情。

維川枯坐着，覺得很窘迫。幸好沒多會兒素玉從外面回來，一見維川，便高興地跳起來：「維川，你幾時回來的？」

「下午。」維川答道，心裏有釋然的感覺。

「嘩，還買什麼東西呢？真不好意思！」素玉看見桌子上的紙包，便笑着對維川說道。接着，她轉向曾嬌，埋怨道：「媽，你也真是的，怎麼不泡杯咖啡？」

維川連忙接口說：「別忙，別忙，我又不是稀客！」

會嬌却被素玉說得臉孔微熱，不知所措。素玉的姐夫也很識相地站起身來告辭了。

「姐夫，怎麼不多坐一會兒？」素玉故意問他。

「不，店裏還有點事忙哩。」他說罷，轉問會嬌，「媽，剛才我們談的事情……」

「我知道，你放心！」會嬌接口說道。她把女婿送出門外，又細聲地和女婿說了幾句話，才回進屋裏來。

「媽，姐夫跟你商量什麼？」見了會嬌進來，素玉便迎上前向她問道。

「你別管！」會嬌向她揮揮手，一面走向屋後，「沒有你的事！」

素玉對着她母親的背影做了個鬼臉，回過頭來對仍然站着的維川：「噢，怎麼你站着坐吧！」

維川服從地坐下。當他正要開口詢問素玉的近況的時候，素玉忽然向他建議道：

「屋內很熱，要不要到外面去散散步？」

「好的。」維川馬上答應了。

「讓我進去跟媽說一聲！」素玉說罷，便蹦蹦跳跳地向廚房走去。

素玉進去後，維川聽見從甬道傳出來的會嬌的聲音：「剛從外面回來，又要出去！」

維川聽不見素玉說什麼，却看見她的身影像風一般地從甬道飛出來。她鼓着嫣紅的腮膀，笑着向維川說道：「走吧！」

「你媽答應？」維川遲疑地問道。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素玉說着就和維川一同出門去。

黃昏，是小鎮最熱鬧的時分。許多孩子，都在街旁嬉玩着，笑鬧着。年青人也三五成羣騎在腳車上滿街亂兜。

維川和素玉揀比較僻靜的街道走，一面談談他們別後的情況。

素玉忽然想起一件事，說：「假如你今天不回來，以後我們要見面就會比較困難了。」

「爲什麼？」維川驚愕地問道。

「因爲我決定後天到P城去了！」

維川心裏一愣，以前的顧慮又湧上心頭。但他不能說什麼，便訥訥地問道：

「還是要去學電髮？」

「唔！」素玉點點頭，「不然耽在家裏，實在太可怕了！」

維川不解地看着她。

「我本來打算去做鋤頭工，我媽不肯；我要去學割膠，她又反對。我姐夫一天就來我

家十多次，我一見他就討厭。最近，連我那個胡塗姐姐居然也幫他來向我勸說了！」

維川苦澀地「唔！」了一聲，問道：「那麼，他們就不反對你去P城學電髮？」

「我有一個表姐在P城，是開電髮院的。我去她那邊，她非但不收我的學費，還供給
我膳宿和零用呢！」

維川低頭不語。

「怎麼？」素玉忽然向他問道：「你也反對？」

「……不，」維川支吾地答道。

「那你爲什麼不給我提一點意見？」

「我沒有意見。」維川說道。接着他又轉口說：「唯一的意見，便是P城是個容易使人變壞的地方！」

「噴！你把我當作未見世面的小孩子？」素玉噙着嘴唇，問道。

「不，我聽說……」維川欲言又止。

「聽說什麼？」素玉連忙追問。

「聽說……聽說電髮女郎不是一種很好的行業！」

「誰說的？」素玉忽然生氣起來，「那麼所有的電髮女郎難道沒有一個好人？所有的

電髮院不都應該關掉？」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維川連忙分辯：「自然在這行業裏也有潔身自愛、出污泥而不染……」

「你，簡直越說越離譜了！」素玉打斷他的話，「怎麼可以隨意汗蟻電髮這一行業？說它是污泥？」

「唉，你讓我先說完吧！」維川急得臉孔紅了起來。

「看你，急成這個樣子！」素玉忍不住噗嗤一笑。

素玉的笑聲，使維川緊張的心情鬆弛下來，他訥訥地說：「其實，我是想說……」

「別說啦！你當我是個不會辨別是非的小孩子麼？」素玉笑着說：「你說，哪個行業裏沒有敗類？其實，一個人學好學歹，全靠他自己的意志和判斷力！」

「不過，」維川這才把他要說的話說出來，「做電髮這一行業的女孩子，往往會受到種種的誘惑，種種的侵擾！」

「去你的，你還當我是小孩子？」素玉又微愠起來了。

「好，好，算我說錯話，向你道歉！」維川連忙向她道歉。

他們邊走邊談的，不知不覺來到了校友會門口。校友會裏，有人在打乒乓球。自從開

歡送會後，他們再沒有來過，維川便問素玉要不要進去？

「倒不如找個清靜的地方坐一坐。」素玉回答道。

「那麼，去那邊坐坐，好嗎？」維川指着校友會側相思樹下的幾張石椅，徵求素玉的意見。

「好的。」素玉點點頭。於是兩人一同走過去揀了一張燈光照射不到的石椅坐了下來。

「許久沒有到這裏來了，」維川舒服地靠着石椅說道：「這幾棵相思樹好像長得更茂盛！」

素玉沉默着，好像在想些什麼。

這時，團圓的圓月已冉冉地昇上樹梢。東邊天上，有幾條銀帶一般的浮雲。月亮在雲端裏射出皎潔的光輝，照耀着大地，也照耀着併坐在石椅上的維川和素玉的背脊。

藉着月光，維川清楚地看見素玉頭髮下面的頸項、肩胛，晶瑩得如白玉。她微捲的頭髮，也像月光下的海波，正在輕輕動盪、動盪……

維川看得癡迷了。他突然捉住素玉的手，輕聲喚道：「素玉！」

素玉回轉頭來，看見維川炯炯的雙眼，正發射着灼熱的光芒。

「素玉！」維川慢慢地伸手搭在素玉的肩膀上把她摟住，然後把自己的雙唇，印到她

的雙唇上去。……

四

維川從家裏回到B R膠園工作，不知不覺已過了一個禮拜。

下午，從芭裏回來，那個負責收發信件的拉馬三米給他送來一封信。從信封外娟秀的字迹看去，便知道是素玉寄來的信。他急不及待地立即拆開信來閱讀。

素玉的這封來信寫得很簡單，只告訴維川說她已在四天前不顧她母親的反對，和姐夫的阻撓下，毅然來到P城。目前就居住在表姐家裏，開始學電髮。

維川讀完信，把它很珍貴地收藏在行李袋裏。等沖了涼，吃了飯，他便坐在一隻肥皂箱上憑着牀緣，開始給素玉寫回信：

素玉：

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却不知從何說起？

這次你果敢地擺脫你姐夫的糾纏，決心離開了家，我爲你感到高興！只是想到你投身入那萬花筒般的都市裏，不由得使我感到耽心！

素玉，你可知道，多年來我在編織着一個美夢；不，應該說是一個理想。那就是：我要拚命幹

活，換取一點血汗錢。再拚命節約，省下一點錢，然後我們可以結婚，建立我們的小家庭。

可是，現實是殘酷的，它距離我的理想好像很遙遠。也許在這個社會裏，向來窮人的勞力就不值錢，而現在更加低廉。我出盡勞力去換來的工資，往往還不夠家庭開銷，使得我許多年來總沒有法子積蓄一點錢。

有時候，我實在覺得很苦惱。但力量微弱的我，對這無時無刻不壓在我頭上的窮困，總擺脫不開！

但是，自從我們的感情建立起來以後，我彷彿海中游泳的人，知道自己離海岸不遠了。因此，我應當要加倍拚命幹活，千方百計節省。這樣，積蓄一點錢的希望總不致很渺茫吧。

我在這裏也許還有一、兩個月的工作。等做完了這裏的工作以後，我再設法找一分工錢較高、較為固定的工作。這樣，我相信，距離實現我的願望的日子大概不會很遠了。

你在那邊生活習慣嗎？工作忙嗎？想不想家？

我在這裏，工作是吃力的，生活很單調，每當我空閒的時候，就想你，想你……唯有想你，才容易把時間打發過去！最後，祝你

生活愉快！

維川啓

×月×日

寫好了信，重複讀了好幾遍，直到自己感到滿意了，把信封妥，然後拿着信到辦公室去找拉馬三米。

在辦公室裏找不到拉馬三米，在附近也找不到他，倒是在辦公室外的一棵玉傘樹下，他遇見了神色焦灼的二叔。

他見了二叔，便上前問道：「二叔，什麼事？」

「豈有此理！」二叔憤怒地說：「混蛋施春『走路』了！」

施春，是總包工，維川他們現在做的工作便是從他手上承包下來的。現在他溜跑了，那該怎麼辦呢？

「那該怎麼辦呢？」維川向二叔問道。

「我一時也不知該怎麼辦！」二叔也顯得無計可施。

「那麼你在這裏等誰？」

「等經理！」

「等紅毛？」

「是的。」二叔答道：「等他來，可以問個究竟！」

「現在幾點了？紅毛會不會來呢？」維川問道。

「剛才財副說，他現在正爲着施春的事情忙着，而且在大發肝火，找人晦氣！」二叔說：「但我們的工作，還有我們的工錢……」

「紅毛到底今天來不來辦公室？」

「財副說：來是一定來，只恐怕會比往常遲些……」

二叔話未說完，經理的吉普車在遠處揚起一陣煙塵，風馳電掣地向辦公室駛來，然後在一棵玉傘樹下戛然停下。

趁那紅毛經理下車之際，二叔便迎上前去，保持禮貌地：「端，打必（敬禮）！」那紅毛經理瞟了二叔一眼，鼻孔「唔」了一聲，便昂然直入辦公室去。

二叔追到辦公室門口，站在門外，大聲地：「端！」

紅毛經理不耐煩地瞪了二叔一眼，那個華人財副却連忙趕過來：「出去，出去，有話等會兒再說！」

二叔暫時退了開來。

大約半點鐘光景，財副從辦公室門口探出他的圓胖臉，向二叔招一招手：「過來！」二叔三步併作兩步，跨進辦公室裏。對着紅毛經理照例說了一聲：「端！」

「唔，」紅毛經理用鼻孔應了一聲，然後用充滿大不列顛腔調的馬來話說：「施春已

經跑了，你有什麼事？」

「施春已經走了，我們要求端把工作繼續給我們做！」二叔說道。

「工作可以給你們做，」紅毛經理說馬來話的鼻音很重，「可是他已支過了不少錢！」

「但他沒有把工錢發給我們！」

「這個我不管！你們如果要工作，我可以給你們做。不過我只能照他協約上註明的工錢，扣掉他預支的，把剩下的尾數發給你們！」

「他……他還剩下多少錢？」

紅毛經理看了財副一眼，財副攤開一張事先準備好的紙，唸道：「七號芭的芭地一共是七十八依格，協約上註明包括鋤梯級、挖樹苗穴、種樹，全部工程的工錢是七千五百元。現在，工程還未完成一半，施春已預支工錢五千三百元，結算之後尚存工錢兩千二百元。」

「兩千二百元！」二叔心裏冷了半截。

「願不願做？」紅毛經理問。

「願不願做？」財副重複紅毛的話問二叔。

二叔如夢初醒，他一時不知怎樣辦，覺得這件事應該和工友們一起商量了再決定，於是答道：「我要回去和我的夥伴們商量商量！」

「OK！」紅毛經理奸狡地點了點頭。

「什麼時候可以答覆？」財副接口問道。

「明天吧！」二叔想了一想，答道。

「OK！」

二叔氣憤憤地從辦公室退出來。

維川站在玉傘樹下，隔着窗口，早把一切都看清楚、聽明白了。當他見到二叔出來了，便迎上前，問道：「怎麼辦？」

「怎麼辦？」二叔胸有成竹地答道：「回頭找大伙兒商量！」

在工人宿舍裏，二叔把他交涉的結果告訴大家。首先，就聽到何清的聲音：「兩千二百元，給我們十二個人分，每人只得一百多元。但工作還有一半，再做兩個月也怕做不完，這樣連伙食尚且不夠，怎麼能做？我，不幹！」

另外幾個有家庭負擔的，都憤憤地說：「不幹，不幹！」

「要不，去找紅毛交涉，補多一些工錢。」維川建議道。

「這……這……也好，明天我去試試看！」二叔答道。可是他的神色，却顯出他對這場交涉毫無把握。因為他記起財副早上對他說的話：「我們經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決定下來的事情，一點也不能通融，不能變更！要不然，他手下這麼多工人，這麼多事情，怎處理得了？」想起這番話，二叔越發感到毫無把握。

第二天一早，二叔忿忿地從辦公室裏出來，回到宿舍，他對那羣眼巴巴看着他的夥伴們搖一搖頭，攤開雙手，說：「他不答應！」

「紅毛既然不答應，但也應當補回我們應得的工錢呀！」何清氣忿忿地說。

「這個，他更不答應！」二叔沒有辦法地說。

「那麼，我們這幾天的工作豈不白做？」何清緊握着拳頭大聲說。

「應該去向他算賬！」有人開口了。

「我們的工作不能白做！」有人接口說。

「對呀，工作尚未完成一半，為什麼紅毛肯給包工頭預支超過一半的工錢？」

「誰不知道施春向他獻上了自己的親姪女！」

「不管，無論如何要拿回我們的工錢！」

「……………」

衆人七嘴八舌的，說得二叔頭腦亂紛紛的，理不出一條頭緒來。

最後，二叔決定第二天早上再去找紅毛經理交涉。

第二天早上，眾人都沒有上工，等待二叔交涉的結果。

這次，由維川陪着二叔一同去。在辦公室門口，剛巧遇着那紅毛經理要去巡芭，二叔連忙領着維川迎上前去。就在吉普車旁，二叔向紅毛經理說明伙伴們的要求，誰知他聽完以後，竟勃然大怒起來：「你們的工錢，我已經發給了施春，你們應該去找他要！我只能付一次錢，沒有付兩次錢的理由！那些剩下的工作，你們必須照我原先的話去做！否則，你們今天就必須搬出我的園坵！」

「經理先生，」維川上前對那紅毛經理說：「我們都是用自己的勞力來換取你的工資的，我們已付出了最大的勞力，你怎能不給工資……」

紅毛經理不等維川說完，便大聲地打斷他的話：「我不管這些！那是你們跟施春的事！你們若是不要做那些工，下午必須搬出去！」

「你要我們搬出，也應該給工資！」維川大聲說。

「我不管，我不管！」紅毛經理說罷便急忙開動吉普車，在那條園坵的黃泥路上，揚起一陣黃泥混着車煙的沙塵，揚長而去了。

維川和二叔站在辦公室的屋簷下，簡直氣得連胸腔也幾乎要爆炸了！

最後，他們滿懷怒火，氣沖沖地回到宿舍去。那幾個佇立在宿舍外面的伙伴，遠遠地

便看見他們叔姪倆的神色，已猜到事情的發展一定不妙。

「交涉得怎樣？」何清首先迎上來問。

二叔搖搖頭，一言不發，只顧向宿舍裏走進去；維川則站在屋簷下，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這怎麼行呀？我們的血汗，我們的勞力，」何清追着二叔進屋裏，「怎麼可以白白被人吮吸？」

「我……」二叔站在門檻旁邊，半晌說不出話來。過了片刻，他搖着頭噓歎着：「碰到這種吸血鬼，算我們倒霉！」

「算我們倒霉？可不能這樣容易白白吃虧！」何清大聲地說。

「不然要怎麼辦呢？」二叔的語氣顯出他沒有了主意。

「應該去找那混蛋施春！」

「上哪兒去找呢？」

「不然就該去他店裏搬東西！」

「他的店，咳！老弟，已經給別人先下封條了！」二叔說。

「這……」聽完二叔的話，何清一時也沒有主意，他只喃喃自語：「我們的汗不能白

流，……」

「那紅毛從來就是橫蠻狠毒，專欺侮工人，壓榨工人！」二叔顯得無限憤慨。

「去，我們再去向他辦交涉！」何清仍舊堅持這個意見。

「交涉有什麼用，」二叔搖搖頭，「難道你想這種狼心狗肺的紅毛大發慈悲，簡直發夢！只怪我們上了施春的當！」

接着，二叔吩咐維川收拾行李。幾個工人咬牙切齒地也只得收拾行李。

何清扶着門框，想着，想着，突然捏緊拳頭向板牆一拳打去，發出砰然巨響，他恨恨地說：「以後有機會碰到施春這鬼頭，不拆他的骨我不做人！還有這個吃人不吐骨的紅毛，總有一天給他顏色看！」

「你們大家都準備讓這事平白了結嗎？」這時忽然有人問道。

問話的是明德，何清擡起頭來望着他，看他有什麼高見。

站在屋外的那夥人給這句話愣住了，不知怎樣回答。

「不如去報案，告他和紅毛勾結一起來欺壓工人！」明德把他的意見提出來。

可是二叔聽到「報案」和「告狀」，連連搖頭，冷冷地說道：「這怎行得通！」

「怎會不通？如果有人查封他的財產，我們也可以登記爲他的債權人呀！」明德說。

「他……他有什麼財產？」二叔反問道。

這問題連明德也不清楚。

「查封一條鳥！人家還會留下整百萬身家來給你查封！」何清大聲說罷，便氣忿忿地跨上腳車先走了。接着也有幾個推動腳車跟着走了。維川看了二叔一眼，只見他那佈滿皺紋的面孔，隱藏着一股說不出的辛酸。當他想到這個歷盡風霜的老人，又一次在生活道路上栽了筋斗，心裏十分難受。他低下頭來，輕輕歎息一聲，跨上他的腳車，跟隨先走的那一夥，離開這個園坵。

一路上，他不斷地想：當初他們來這個園坵時，聽說工價頗高，人人都滿懷着希望。誰知到頭來一切却都成泡影；他們拚命的代價，已經被喪盡天良的承包商攫奪去；而吸血的洋經理，就是假承包商的手來榨取工人的血汗，何況他又得了施春的貢品——施春的姪女作了可憐的犧牲品，更不管工人的死活了。想到這裏，他不禁咬牙切齒，緊握拳頭，怒氣沖沖：工人爲什麼會有這種遭遇？

五

酷暑的太陽，高掛在無雲的天空。

二叔他們這一夥，在這條四無遮蔽的馬路上騎着腳車吃力地前進着。

這是一列沉默的腳車隊伍。

老的、少的，平時好講笑的，這時他們的顏臉上，都被憤怒的神色佔據了。

太陽很猛烈，曬得他們個個汗流浹背。當他們想到把失業的壞消息帶回給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時的那種情況，他們的心，顫顫都像鉛塊一般沉重起來。

來到了L鎮，大家在車站停下來喝杯冰水，抽口煙歇歇腳。

在一棵遮厘樹下，維川發現二叔臉色很難看，心想莫非這老人已因憂患過度，操心得病了起來？

在這麼炎熱的天氣裏，路程還有這麼遠，是不適宜讓一個老人騎在腳車上任它煎熬的。

維川便走到二叔身旁，關心地問道：「二叔，你身體不舒服是嗎？」

「啊，」二叔搖搖頭，「沒有什麼！」

「我看你臉色這麼難看，還是搭德士回家吧！」維川向他建議道。

「那麼腳車和這些東西呢？」二叔問道。

「可以放在後面車廂的。」

「還有……還有……」二叔的聲調越來越微弱了。

「還有什麼？」

「錢！……」

「這個，」維川摸摸袋子，說：「我還剩下幾塊錢，你先拿去用吧！」說罷便把袋子裏僅有的幾塊錢都掏出來遞給二叔。

「你……也該留着零用！」二叔婉辭着。

「我沒有關係，還是你的身體要緊，」維川把錢塞在他的手裏，然後問道：「要不要我給你去叫輛德士？」

二叔接了錢，只怔怔地看着維川。維川却在他的眼睛裏看出這老人的心意，知道他是接受他的建議的，便去替他叫德士。

留下這一夥十一人，在這小鎮上的小車站裏，好像沙漠裏迷失方向的旅行隊，大家默默坐着，不知何去何從。直到明德坐得不耐煩了，站起身來伸個懶腰，大聲地說：「走吧，還在這兒等什麼鳥？」

於是歇脚的一夥兒蠢動起來。有的已騎上腳車，開始踏上茫茫的前程。

維宗懶洋洋地站起身，向他的腳車停放處走去。維川也開始推動他那輛停在身旁的腳車。

「慢走，」何清忽然拉住維川，說道：「我記起我有個親戚在S鎮，是操電鋸伐木的，上個星期他告訴我要找一、兩個人幫他上柴，你願意去嗎？」

「你的親戚？在S鎮？」維川吟哦着。

「是的。據他說，工作是粗重些，但工錢並不壞。」何清盯住維川，說道。

「這個……」維川一時拿不定主意。

「別遲疑，要就現在一同去，」何清說：「反正從這裏到S鎮，只有三英里路途。」

「他只要用一、兩個人？」

「是的。我看你做得到，所以才叫你。」

「那麼，」維川忽然決定下來，「我們去！但讓我咐託維宗去轉告我父親一聲！」說罷他追上前去喚維宗。

維宗停下腳車，回頭過來：「什麼事？」

「請你回家後向我父親說：我要隨何清去S鎮幫人鋸木，過幾天才回家！」維川大聲地說。

「好的。」維宗答應了，他踏起腳車，追上在前面的那夥同伴。

維川則和何清奔向另一條途徑前進。

一路上，何清盤算給維川聽：「我想來想去，覺得就這麼樣的回到家裏，太沒有意思。你看，幹了這多天的工，工錢却白白被人吞沒。空着手回家怎辦？不如先去找個工作，看看能不能賺幾個錢回家，不然，家裏那羣大小都得挨餓！」

三英里的路程，並不很遠。兩人很快就來到了S鎮。

S鎮，是一個小鎮。它只有一條筆直的街道。街道兩旁，排着兩列鋅板蓋成的店屋，都很簡陋，有幾間已殘破不堪。

何清那個親戚是住在一座小椰園裏。這座小椰園就座落在左邊那排店屋的後面。小椰園裏，盡是一些比鋅板屋更簡陋的亞答屋。而且殘舊得幾乎一陣大風就可以把它們吹塌下來。

椰樹下，既有豬寮，也有雞寮，遍地豬糞、雞屎、狗屎……路旁就是廁所，臭氣四溢，臭水溝的污水四處溢流。

腳車在這條狹窄、骯髒的小徑上行了好一會兒，何清便在一棵高大的椰樹旁的一間屋前停下。

「到了？」維川跳下腳車問何清。

「是的。」何清點點頭。他俯身向一個站在門口、圓睜着兩顆大眼睛、驚異地瞪住他

們的小女孩問道：「阿珠，你爸爸在家嗎？」

小女孩羞怯怯地，不敢回答。倒是屋裏傳出一個女人的問話：「誰呀？」

「是我，華嫂！華兄在家嗎？」何清答道。

「去了工場！」華嫂一面說，一面走出來，「啊，是清叔呀，請進來坐！」

維川看她約三十餘歲，頭髮蓬鬆得像一個母雞窩。

何清他們把腳車停在屋旁空雞寮裏，然後一同走進那間鋅板屋。

何清和維川坐下，華嫂便進廚房裏斟茶出來。

「喝茶吧，清叔！還有這位阿叔！」她殷勤地給他們遞茶。

「華嫂，最近可發了財，屋頂已改蓋了新的！」何清先開口說。

「發什麼財！假如靠他，既要賭麻將，又愛賭撲克牌，這間屋子就算塌了下來也沒法重建！」華嫂甩着手，加強聲調地說：「幸虧三月底港尾藍督公顯靈，賜個真字，我跟人屁股，中了兩塊錢千字，這破爛不堪的屋頂才勉強換了個新的！」

「這就是發財！你不看我賭了整二十年千字票，連一角錢也未中過！」何清說。

「這就叫做『運氣』，尤其發橫財更要靠運氣！」華嫂被觸着癢處，大發議論地，「我這幾期中，每次買的字，都是相差一點的！你看，上一期我們大着膽去墳山的伯公亭

求字，墳山伯公賜個『六四七』，那個『六』寫得很特別，有人看成『八』，有人看成『六』。墳山伯公也說：有運者就能中。我看成『六』的，就去買『六四七』，誰知開出來的偏偏是『八四七』，你說，教我怎能不痛心呢！」

「唉，倒運時做什麼事都不成的！」何清隨着搖頭歎息，當然他是另有所指。

華嫂這時也自覺地感到自己說了一大堆話，還沒有問他們來找阿華的目的，於是轉口：

「對了，你們來找阿華，有什麼事嗎？」

「唉，就是如你所說的，沒運時便會到處碰鬼！」接着何清把他們這一夥如何在BR園裏被承包商捲逃了工錢，如何被迫離開，敘述給她聽。現在，就是要來找阿華看看有什麼工作可以介紹。

「做工嗎？我相信是會有的，」華嫂馬上說：「這幾天他們承包鋸樹的那膠園，規定完工的期限快到，他們感到人手不夠，便到處找人，現在你們來得正好，他一定會很高興的！」

何清和維川，聽了她的話，也暗自高興起來。

他們在阿華家裏，等到將近黃昏，才看見阿華拖着疲倦的身體，從樹膠芭回來。

「華兄，才放工？」何清向他招呼道。

「哦，是你！」阿華仰起沒神的臉，向何清問道：「什麼時候來的？」

「早上！」何清回答，接着他把維川介紹給阿華認識。

維川看着這個當過兵的壯漢，個子雖然不高，肌肉却十分結實。只是臉色灰暗，十足是操勞過度，加上休息不夠的人特有的臉龐。

「華兄，那天聽你說樹芭裏有工？」何清問道。

「對了，我前天就去你家找你，清嫂說你在BR園工作，不知你們今天會來！」阿華說。

「BR園的工作丟了！包工頭捲逃了工錢，逼得我們無法再做下去，所以來找你，看你能不能幫幫忙，找點工作做！」何清說。

「你們來得正好，我因為合約規定完工的期限將滿，四處找不到人來幫手。明天，你們可以到芭場裏去幫忙了。」

「那太好了！」何清和維川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再談了一些工作的情況，阿華便站起身來，說：「你們坐一坐，我要去沖涼，回頭便可以吃飯了！」說罷逕自拿了澡巾，進後面的沖涼房去了。

晚飯後，阿華帶着何清和維川，到街坊咖啡店裏聊天，談些生活上的話。

可是，當他隨着阿華回到家裏，使他驚詫的是：客廳那張木桌上圍了許多人，地上擺着一張草蓆，草蓆上圍坐着許多婦女和孩子，他們都在賭撲克牌。

板屋內實在狹窄了一些，那枝唯一的原子燈在眾人的喧鬧聲中，震顫顫的，好像盡了它的能力，再也發揮不出更大的光芒。維川跟隨在何清背後，側身穿過那堵人牆，到了黯暗的廚房，却發現他們三人之中，已少了一人，原來阿華已留在那堆人裏了。

正當他們在彷徨間，華嫂隨了進來，對他們說：「兩位叔叔，這裏有個小房間，我已經替你們鋪了帆布牀，請你們將就住在這裏面吧！」

「好的，」何清看了那個侷促在廚房一角的小房間一眼，然後向華嫂問道：「你們有讓人家來這裏……這裏……賭博？」

華嫂點點頭，說：「阿華終日爛賭，我勸他不聽，因此我只好叫他們來家裏賭，我可以抽回一些頭水。」

「唔，」何清問道：「不吵死人麼？」

「吵又有什麼辦法？不然他會終日賴在外面，賭得天塌下來也不管！」華嫂說。

何清搖搖頭，對維川說：「以前他不是這樣的，不知近來怎麼就變成這樣？」

華嫂也沒話好說，便返身走回前廳，鑽進鬧哄哄的人叢中去了。

何清和維川一起進了房間，各自在一張帆布牀上躺下。雖然他們都已感疲倦，但外面的吵鬧聲使他們不能入眠。何清索性起來點燃一根香煙，像是自言自語：「賭博，賭博，爲什麼勞苦人家要把胼手胝足得來的錢賭輸掉呢？難道除了賭博，他們就沒有別的希望嗎？」維川心裏也有所感觸，但他不知如何說出來。他只默不出聲地聽着何清的話，沒有答腔。

半夜醒來，維川去沖涼房小解，聽見前廳裏還有人聲，便信步走了出去，只見人是散了不少，尤其是婦女和小孩，都各自回家去了。只有幾個壯年人，還在燈下賭個不休。阿華這時嘴角叼着一枝香煙，縮起一隻腳，半蹲半坐在一張木凳上，瞪着佈滿紅絲的眼睛看牌。

維川悄悄來到他身後，他發覺後回頭來看了維川一眼，問道：「你睡不着？」

「睡了一覺，」維川答道：「剛才起身小解，看見你們還沒有睡覺，便出來看看。」

「坐吧！」阿華指着一張椅子，然後對着圍在木桌上的人們，大聲道：「開！」

他攤開自己的牌一拉，有殺有賠。維川觀察他們的神氣，有輕鬆，有緊張；贏了錢的喜氣洋洋，輸了錢的垂頭喪氣；其中唯獨阿華的臉色最難看，最沮喪，維川猜他準是輸了錢，爲了不想無端端受他的埋怨，便悄悄地回到房裏，輕輕地躺在帆布牀上，心中感到異

常難過。

這時候，維川感到好像有無數捉摸不定的形象，像一個轉動的七彩圓盤，在他腦海裏旋轉。這些捉摸不定的形象都是由貧窮、徬徨、苦惱、賭博、絕望……所構成的，究竟是誰使他們陷入這種困境的呢？

六

這是一個動人的豔陽天。

芭場裏正迴盪着一片鏈鋸的摩托聲，載樹筒囉哩的馬達聲，老膠樹被鋸倒時發出的響亮的「畢剝」聲，膠樹倒地時的轟然巨響，還有搬運樹筒工人的嗨唷聲……這種種的聲音交織成一首雄壯的交響曲，嘹亮地在芭場上合奏着。

囉哩車沿着人和車走出的泥路，把已分段的樹筒一車車載走。那些在芭場裏幹活的工人緊張地工作着，渾身的汗水直冒，濕透了工作衣褲，流入了鞋裏，教緊貼膠布的底，也起了黏膩的感覺。

可是當他們看到這片在金色的陽光下的老芭地，原有的茂密膠樹大部分已被鋸倒運了出去，芭場呈現一片空曠，快接近完工了，他們的工作也更加緊張。

到了中午，烈日當空。在芭場裏幹活的人們，工作已到了一個段落，便不約而同地湧到老膠樹樹蔭下憩息。

他們有的大口大口地喝水解渴，有的狼吞虎嚥地吃着帶來充飢的冷飯。維川經過整個上午的扛樹筒工作，這時已感到飢餓難耐，也掀開飯盒猛吃起來。這餐雖是粗米飯加兩尾鹹魚仔，但維川吃來却津津有味，簡直是無上的美饈。

天空飄浮着幾朵稀淡的白雲，點綴在蔚藍蒼穹。熱風徐徐吹來，教人感到昏昏欲睡。

昨夜整晚睡得不很舒暢的維川，這時肚子已飽，索性躺在草地上，以樹根爲枕，以柔草爲席，想閉眼小睡一會。

可是，正朦朧間，一陣粗俗不堪的言語，把他吵醒過來。他睜開眼睛，只見同在一棵橡樹下歇息的三個夥伴，其中那個瘦削、高顴骨、凹眼眶的年輕人，用焦躁的聲音說着話：「他媽的如果他敢向我要錢，我的拳頭就老實不客氣！你們想想，三腳扛一脚，我怎能不輸牌？要不是我醒目，我豈不是要賣老婆兒子來還賭債？虧他還有膽量要向我討錢！哼！假如他敢當面向我要，我就給他顏色看！」

「唉，你也是，」一個倚在樹頭，長得黑得像吉靈人的小胖子說：「難道你還不知道

他們是靠什麼過活的？居然也去跟他們賭！」

「你知道人家的鳥！」原先說話的，綽號叫「單索」的說道：「男人大丈夫，他們敢邀我賭，難道我就不敢坐下去？誰知他們蠢得像隻牛，手脚做得太粗，給我一眼識破，當面戳穿。這還有什麼話說？」

「你不還他們的錢，他們就會找你麻煩！」小胖子說。

「難道我怕他們不成？不是誇口，任他們什麼時候來，一個對一個，不打是尋種！」單索大聲地說。

「只怕他們不光明……」小胖子耽憂地說。

「怕他們什麼……？」單索搶着說。

單索的話，却給另一個老是沉默的名叫達成的年輕夥伴打斷了：「昨天晚上，你們不是鬧得很夜？」

「可不是嗎？」單索說：「回家後因為我那第二的孩子發燒，我老婆又跟我吵起來，鬧到十二點還沒有睡覺！」

「何苦呢？」

「何苦？我做一整天的粗工，已經夠累了，不過去賭兩圈麻將，她就來嚙嚙嚙，嚙

叨得我性起，不就只有吵架咯？」

「我是說，假如你不去賭，多照顧孩子……」

「要我像你一樣？娶個老婆回來，就整天守在家裏，好像怕老婆給人家偷去似的！」單索譏誚地說。

達成却毫不動氣，誠懇地說：「我不是說要你整天守在家裏，我認爲：我們做工人，經過一天勞動後，已經夠辛苦了，何必再勞精費神去賭？何必因賭引起夫妻失和，整天吵架呢？」

「不賭他媽的幾圈麻將，你教我做什麼呢？」

對於這問題，達成思索着該如何向這位深受賭博毒害的夥伴解釋賭博的害處。

片刻的沉默，引起了維川說話的興趣，他問達成：「達成兄，S鎮上有什麼娛樂的場所？」

「沒有，」達成慢吞吞地回答：「要看戲也得到K城去。」

「怪不得這地方賭風很盛。」維川感慨地說。

「不，」達成用宏亮的聲調，把他深思後的話說出來，「這並不是因爲居住在窮村的人特別愛好賭博。由於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使他們無法擺脫窮困的羈絆，他們嚮往合理的

生活，但是他們又一時不知怎樣才能得到，於是，在極度的苦惱中，找尋刺激，並且抱着僥倖的心理，企圖通過賭博來奪取別人的金錢以滿足自己的慾望。當然，他們決沒有意識到：愛好賭博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自私心理作祟。」

維川沒想到在S鎮上還有一個頭腦清醒、有一定認識的年輕人，使他感到很興奮。他連忙接口說：

「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可見你是個學識豐富的人！」

「不，」達成回答道：「我只唸過小學，當小學畢業那年，有一個姓羅的老師，待我非常好，常常介紹一些有意義的書籍給我閱讀。我畢業後，他也離開了本地，不過他還時常跟我通訊，指導我學習，鼓勵我上進。不然，我也難免不會迷失方向的！」

「你能夠在這種環境裏，不受壞風氣影響，真是非常可貴的！」

達成索性跟維川談起來了：「過去，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開辦過識字班。起初，來上學的工友不少，學習情緒也很高，使到我們感到很興奮。對掃除文盲，提高工人子弟的知識水平的信心，日益加強。不幸的是小鎮上有人流長蜚短，說我們開辦的識字班是戀愛介紹所，使到一些不細察底蘊的家長禁止他們的兒女來上學。同時，也有人誣衊我們在搞秘密集會，引起了政府人員的注意。於是，有幾個朋友害怕起來，紛紛辭職不幹了，來上學的

人數也一天天少了，最後終於因人數不足而開不成班。這次失敗，使我感到十分痛心！」達成停了一停，繼續說道：「你看，我們原來是希望通過幾個稍微識字的人，去幫助不識字的人識字，逐漸普及識字教育，提高大眾的文化水平和認識水平，藉以轉移社會風氣，和改造這個社會。誰知道偏偏受到習慣勢力的破壞！」

維川心裏十佩服於他這種爲大多數人利益着想的精神，同時也十分自慚，雖然自己比他多讀兩年初中，思想却一點也比不上他。他想：自己這幾年來，老是在自我的小圈子裏打轉，整天想的却是自己個人的問題，而自己偏偏把個人的煩惱，看得十分重大，結果使自己一直陷於苦悶、煩惱、悲觀、失望的深淵中。

當他正在沉思中，忽然聽到一個粗獷的聲音：「喂，開工了！」

於是坐在樹蔭下的工人們紛紛拿起工具，又繼續去開工了。

當維川也拿起斧頭，站起身時，回頭見到他們這一組裏操鏈鋸的單索，不知在什麼時候，仰臥在草地上呼呼睡着了。

「開工啦！」小胖子叫着。

「他媽的，吵什麼？」單索暴躁地咕噥着。

可是當他聽見運樹筒的囉哩車，哼着吃力的聲音，沿着小山坡爬上來時，他擦一擦渴

睡的倦眼：「開工啦？」

整個遼闊的芭場，這時掀起了一片鏈鋸的嘈吵聲，倒樹的畢剝聲，扛樹筒的吆喝聲……在炎熱的陽光下，這些聲音，聽起來就好像是一陣陣生命的吶喊。

在吶喊聲中，工人就好像一架活機器，不停地在開動着、工作着。他們個個額頭上直冒出豆般大的汗珠，渾身濕透好像大雨淋過一樣。有的受了工傷，傷口猛湧出鮮血來；有的疲勞不堪，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單索睡眠矇矓，在火熱的陽光下，他眼前是一片由血與汗交織成的模糊光影，他的腦子像一團凝結了的混凝土，完全沒有了思維，軀體的活動是機械化的：只管開動鏈鋸的油門，讓轉動着的鋒利鏈帶，向堅實的樹榦鋸下去。

粗大的橡樹，直挺挺地兀立着。它們蔓雜的枝桠，互相交纏着。當一棵橡樹將倒下，它得掙脫同伴的枝桠的糾纏，於是空中便發出一陣驚人的枝葉折斷聲，許多樹葉和斷枝便紛紛隨着跌下來。

當單索把一棵碩大的橡樹鋸斷了，橡樹便在一陣畢剝聲中向前倒下。小胖子回頭一看，驀地驚叫起來：「單索！快……枯枝，枯枝！」

單索急忙仰頭一看，只見一段枯樹榦，朝他頭上直打下來。他連忙向旁一跳，不料被

一條凸出地面的樹根絆倒了，恰巧跌在尙開動着的鏈鋸上，而那段下墜的枯樹幹，也不偏不倚的正擊在他的背上，使他整個胸部，壓在鋒利的鋸齒上。

一聲慘叫，驚動了芭場裏的工人們，大家紛紛飛奔到發生慘劇的現場，只見鮮血從單索的胸膛直湧出來，染透了他的工作衣，也染紅了坭地。

阿華扶起他，連聲喊着：「單索，單索！」

單索沒有聲息。一股鮮血從他口裏湧出，他半合着眼睛，頭向側邊無力地垂了下去。「他去了！」阿華輕輕放下了他，悲慟地說。

芭場上，被一股恐懼、悲哀的情緒瀰漫着。……

七

芭場裏的工作，並不能因一個同伴的悲慘遭遇而停頓下來。

到了月底，工人們已把全部工作幹完了。

在小咖啡店裏，開了幾瓶啤酒，十來個夥伴圍起來暢飲。

喝了半晌，阿華捏着酒杯，用粗嘎的嗓音，對大夥兒說：「諸位，我們這次工作中損失了一個同伴，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在這悲慘事件中，多虧諸位出錢出力，幫助單索的

遺孀辦理後事，這種互助友愛的精神，是我們窮苦人的美德！可是，現在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單索遺下的那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孩子，目前生活無依，大家看看該怎麼辦？」

他這番話，把大家問得低頭沉思，過了一會，有人開口說道：「園坵當局不是有購買勞工保險？」

「雖然是有，」阿華答道：「但目前還在辦理手續，在手續未辦妥之前，是不能得到保險金。目前，你們想想看，那羣孤兒和身懷六甲的單索嫂如何生活下去？」

「大家捐點錢吧！」有人提議着。

「對，我們不能眼見單索嫂和她的孩子餓死！我們不論捐多捐少，總得捐點錢，給他們應付一下目前的生活再作打算！」有人附和道。

「對，我贊成！我們不能見難不救！」一個工友掏出荷包取出一張紅鈔票，放在桌子上：「我捐十元！」

「我也十元！」

「我捐十五元！」

大夥兒七手八腳，爭着把錢放在桌子上。阿華等大家都捐齊後，數一數桌子上的鈔票，說道：「一共是一百五十元。這些錢暫時放在阿明身上，回頭我們一同送到單索嫂家去，

好嗎？」

「好！」大家一致贊成，阿華於是舉起酒杯，大聲地說：「諸位，乾杯吧！」

「乾杯！」

這一頓啤酒，喝得大家都十分興奮。等到每個人都有點醉意，才會過了賬，大夥兒走出咖啡店門外。

在一棵玉傘樹下，維川和何清拉住阿華告辭。

「你們就要走啦？」

「是的。離家個把月，也該回去看看。」何清說。

「好，我也不阻撓你們。」阿華拉住他們兩人的手，「目前我們又有一個芭場在商洽中，希望你們能夠再來幫忙！」

「好的，再見吧，我們要走了！」何清緊握住阿華的手，說道。

「華哥，再見！」維川也握了握阿華的手，說。

「再見！」阿華接着叮囑道：「記得過幾天要回來！」

「唔，再見！」維川隨着何清，騎上他們行裝收拾停當的腳車，踏上歸途。

維川回到家裏，高林嬭一見他就問：「聽說你工作的芭場死了一個人？」

「是的。」維川心裏奇怪怎麼他母親消息來得這麼快。

「你怎麼能在那種芭場工作呀？」高林嬌埋怨地說。

「每個人都這麼做，」維川答道：「現在我不是好好地回來了嗎？」

「菩薩保佑！」高林嬌顫聲說：「以後你千萬不要再到那種芭場工作！」

「媽！」維川想向她解釋什麼，隨即回心一想，要向她解釋也是徒然，便轉口問道：「有我的信沒有？」

「沒有。」

「奇怪！」維川詫異地想：那天寫給素玉的信，第二天就在S鎮的小郵政局寄出。後來又寫了兩封給她，並且在每封信裏都告訴她來信寄到家裏，怎麼隔了這麼多天，還不見她的來信？

「最近素玉有沒有回家？」他又向高林嬌問道。

「沒有。」高林嬌是知道孩子的心事。

維川聽見他母親說了兩句「沒有」，便走進他自己的房間去寫信了。

高林嬌看着孩子的背影，搖搖頭，不禁連眼睛也潤濕起來。

高林叔回來了，亦囑咐維川別再去那種危險的工作。他說：「S」園的包工頭要招

聘膠工去割樹，你就近去做吧，聽說待遇不壞！」

「好，」維川正在寫信給素玉，漫不經心地回答。

「要不要我先替你去問包工頭？」高林叔問。

「不必了，回頭我自己去找他。」

「好，」高林叔走出房間，「那天我們聽人說你們芭場裏死了人，你母親驚得連飯也吃不下呢！」

維川聽見他父親說出這句好像是說給他聽的話，禁不住要流出眼淚來。待寫好信，他馬上拿到郵政局去寄出。

回來的時候，順便買了一包水果，去拜訪素玉的母親。

會嬌在家，她似乎很忙，對維川的態度顯得十分冷淡。維川耐着性子問她一些素玉的近況，會嬌總是答非所問。或者說是「不知道」。後來她女婿來了，她索性不理睬維川了。維川只好悶悶不樂地告辭出來。

在路上，他遇見了那個「S」園的包工頭，向他問妥了工作，便信步走到何清家裏去。何清家裏，正忙得一團糟。連他的岳母，也在他的家裏忙出忙進的。維川馬上意會到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剛巧這時何清僱了一輛德士，在門口停下。

「什麼事？」維川向他問道。

「我老婆要生孩子，」何清忙得滿頭是汗，他氣喘吁吁地，「我現在要送她去醫院。」

「恭喜，恭喜！」

「恭喜什麼？這是第七個！」何清聲調很苦澀。

「總之這是值得恭喜的事！」

「別說閒話，」何清打斷他，「回頭有空過來我家幫我看孩子們，我岳母實在照料不了這羣小獼猴！」

「好，你儘管放心，快點去照顧嫂子上車吧！」

何清匆忙地進入屋裏，扶着清嫂出來，維川照顧他們上了車後，他便進入何清屋裏，陪孩子們玩了大半天。

將近黃昏的時候，何清回家來了，維川一見就問：「養下了吧？」

「養下了。」何清答道。

「男的？女的？」

「男的。」何清木然的表情，沒有一絲喜色。

「哈哈，又添一丁，恭喜恭喜！」

「別開玩笑，」何清滿懷心事地，「恭什麼喜？添丁破財是真！」接着他把滿腹牢騷發洩出來：「我滿以為做了這十幾天工賺得一百幾十塊，回家來可以還一些伙食賬，誰知偏偏她又生孩子了，弄得家裏一個錢也沒有！」

「我還有十多塊錢，本來打算去做一條長褲的，現在你先拿去用吧！」維川說着，從荷包裏取出十五塊錢遞給何清。

何清接過錢，猶豫地：「你的長褲……」

「那不是等着穿的，不要緊。」

「我……」何清想說「謝謝」，但由於太熟了，反說不出口，他改口說：「那我該去買枝麻油回來！」

「去吧，孩子和我玩得很高興。」維川說。

「晚上就在這裏吃飯吧！」何清說。

「不必，我父親等着我呢！」

等何清買了東西回來，維川問：「你打算去哪裏找工呢？」

「找工？」何清苦着臉，「阿華那邊看情形是去不成的了。」

「『S』園要開割樹，你去不去？」

「好的，先就近找個工做，往後再作打算。」

「這樣，我替你去問包工頭？」

「好吧，你替我問。」

說罷，維川要走了，何清再三留他吃飯，孩子們也纏着不給他回家。維川只好蹲下來哄孩子：「我回家一會兒，回頭買糖給你們吃！」孩子們這才肯讓他走。他在路上一面走一面想：有錢人家添丁是件大喜事，而窮人家却是一件大苦事。這個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

八

維川又開始進入了緊張的割膠生涯。

這是一個龐大的英國人經營的膠園。爲了配合提高產量的計劃，這個超齡膠樹的芭號將被翻種。

在翻種前，爲了向這些老膠樹榨取更多的膠汁，每棵膠樹都被開上五、六條刀路。每個膠工，都要揸着一張沉重的木梯，靠着膠樹擺好木梯，爬上去割上面的刀路，然

後又爬下來，揹着梯子又跑去採割另一棵膠樹的膠汁。這樣爬上又爬下，割了一棵又一棵地緊張工作着。每一個膠工在割完每個行號裏的那兩、三百棵膠樹後，早已精疲力盡了。

當一聽到吹收膠的哨子聲，他們又得提起膠桶，收集每棵樹上流出來的那兩、三杯滿的膠汁。收集完了膠汁，挑着那兩大桶膠汁，到稱膠站稱膠。

維川爲了方便，他騎在腳車上，挑着膠汁到稱膠站去。

園坵裏的泥路是崎嶇不平的。肩上壓着這擔百來斤的膠汁，騎着腳車在這遍地石頭的路上行駛，是非常吃力，非常危險的。就有不少人翻車跌倒，把一天辛辛苦苦的收穫白白送掉，還惹來工頭的一頓臭罵。

維川小心翼翼地騎着腳車走，不料迎面來了一輛豪華大汽車，車子像舞龍似的左擺右彎的駛來。當它駛近維川時，剛巧右邊路上有一個大凹口，車子便擺向維川這一邊駛來。維川左邊路旁，也有塊石頭，他便稍微把腳車偏向路中央駛來。

他的腳車頭避過了汽車的右邊大燈，但汽車却撞中了他後面那桶膠汁，「嘩啦」一聲，維川失去平衡跌倒了，兩大桶膠汁恰巧傾倒在光滑的車身上。

維川驚慌失措地從地上爬起來，幸虧他僅是右手肘被擦破了一小塊皮。他看了看傷處，沒有大礙，才擡頭起來看這輛擺在他身邊的大汽車。

一個戴黑眼鏡的華族貴婦，滿臉怒容，先用英語罵了一聲：「YOU BLIND DOG！」（你這瞎眼狗！）然後用廣東話，責問道：「點解你唔停腳車，俾我先過？」

「乜嘢？」維川在驚惶中，用生硬的廣東話回答她：「我肩上有成百斤膠汁呀！」

「你肩上的膠汁算什麼？」那貴婦說：「我的汽車值一萬多塊錢呢！」

「你……」維川被氣得向她直瞪眼，若非她是一個女人，若非他的理智壓抑自己，他一定衝上前，把她拉出汽車揍她一頓，然後問她：「我的性命，難道比你的汽車低賤！」但她是一個女人。一個只會搽脂抹粉，講究打扮，開這麼名貴大汽車的女人。維川只得把一肚子的火壓住，他覺得沒有必要跟這種人費唇舌。

「她是經理太太，別去惹她！」一個認識那女人的膠工，在維川背後悄悄地說道。

「什麼？」維川以鄙夷的眼光看着這個自以為嫁給了洋鬼子身價就比自己同胞高了幾百倍的女人，「她，就是那數典忘宗的女人？」

「喂，你不把腳車推好，賴在這邊想點呀？」那女人又大聲喝罵道。

「想點呀？」不錯，他在想什麼叫做道理？明明汽車撞跌了人，還喝斥人家，「想點呀？」維川捏着拳頭想：人究竟分幾等？

一個黑膚色的小工頭，從老遠跑過來，上氣不接下氣地直站在汽車旁邊，向車裏的女

人畢恭畢敬地鞠了一個躬，問：「太太，發生了什麼事？」

「替我把這個人和這些東西移開！」車裏的女人用英語向他發出命令。

「YES, MADAME！」小工頭向她行了個禮，一面粗暴地轉向維川，「快站開，快站開！」一面彎身下去拉開維川那輛倒在地上的腳車，移開那擔空桶。於是那女人便「呼」地一聲，就把汽車開走了。維川望着那車尾揚起的塵土，氣忿得直握緊拳頭。

第二天早上，維川到棧房去取膠桶的時候，小工頭已站在棧房裏，通知他不必來上工了。

「爲什麼？」維川奇怪地反問。

「你去問施貴，他會告訴你的。」小工頭說。

維川一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只好走出棧房去找施貴，問問究竟。在棧房門口，何清看他垂頭喪氣的樣子，便問他發生什麼事？

「我被解僱了！」維川答道。

「你被解僱了？什麼理由辭退你？」何清問。

「不知道。」

「我看，也許和昨天發生的事情有關。」一個叫阿水的膠工在一旁說。

「昨天的事？是不是你被經理太太的汽車撞倒的事？」何清問維川道。

「也許是吧。」維川呈露着憤怒的神色。

「媽的，撞了人，還要開除人，是什麼道理？」何清氣忿地說。

「那女人以為嫁了紅毛，就可以跟紅毛一樣不講理了！」阿水在一旁說。

「其實，誰不知道她是財主張百萬的臭女兒，嫁了又嫁的。」另一個叫阿德的插嘴說。

「這叫做人不知自醜，馬不知臉長！」阿成說。

「我們不管她是什麼貨物，園坵總不能隨便辭退工人呀！」何清大聲說：「我們應該

去找經理理論！」

「找經理？」阿水說：「我們不是園坵直接僱用的，我們只能去找施貴，我們的包工頭！」

「對，找施貴去！」

一夥人便蜂擁着維川去到辦公室門口找到了施貴。

「你們有什麼事？」施貴問道。

「小工頭通知維川不必來上工，我們想知道什麼理由？」何清率先問道。

「什麼理由？」施貴瞄了維川一眼，「我們園坵有個嚴格的規定，凡是行動可疑的

人，都不准在這園坵裏工作！」

「我做了什麼犯法的事？」維川挺身出來說。

「等到你犯了，那時就太晚了！」施貴冷淡地說。

「究竟我有什麼可疑的行動？」維川不服地問。

「這個……這個……」

「你舉個事實出來！」

「小工頭有報告就算數了！」

「那個小工頭報告的？叫他來對質！你們總不能隨便誣賴人家！」

「我們園坵裏有整千工人，假如要辭退一個工人也要這麼麻煩的話，我們怎樣處理園務？」

「但你們也總應該有一個理由呀！」

「什麼理由不合理？別囀囀，我沒空！」施貴說罷，便向停在樹下的汽車走去。

「這就是你們對待工人的態度？」維川氣忿地追上前，問道。

「你們，工人？哼！」施貴自顧坐上駕駛座，預備開車了。

「那麼，我這幾天的工錢呢？」

「月底補發！」施貴開動引擎，準備開車。

「工頭，我也不幹了！」何清忽然衝上前說。

「你？」

「是的，我們也不幹了！」阿水、阿德和阿成也異口同聲地一齊說。

「你們？」

「是的，我們！」

「好，」施貴奸笑着，「月底來補領你們的薪水。」他一面撥上調動桿，一面說道：「你們不幹，也自有人幹！失業的人多的是！」接着就把汽車開走了。

維川他們在沉默中表露出他們無聲的抗議。

「走吧！這地方欺人太甚！」何清率先走了。

「可惡的東西，簡直是狐假虎威，忘了本！」

「可不是嗎？尤其可惡的是那狗婆娘！」

「我們找個地方去投訴？」

「我看不會有什麼用！」

「園坵找人承包工作，就是個陰謀，工人由包工頭招請，他們就不直接對工人負責，

可省下不少麻煩！」

「哪一個資本家不是狡猾地在榨取工人的血汗？」

維川滿腔怒火，但想到支持自己的同伴，也失了業，深感不安，便抱歉地對各人說：

「我連累了你們，真對不起！」

「哪裏話？我們總不能看見我們的同伴受到無理對待而不顧！」

「我們應該顯示出我們團結的力量！」

「即使我們目前的力量是微小的，也應該表現出來給他們看看：我們不是可欺的一羣！」

維川內疚地對何清說：「你家庭負擔重，暫時不該這麼跟我停工的！」

「這算什麼？怕沒有路走？世界這麼大，總不致會餓死我這一家！」何清慷慨地說。

「只怕你家目前的生活發生困難？」

「我大可去找別種工作做，怕什麼！」

「什麼工呢？」

「找找看，找不着就回阿華芭場去。」

回到新村，大家緊緊地握過手，各自回家去。

「姐姐回來了！」

賦閑在家已有好幾天的維川，在戲院門口，遇着素玉的弟弟時，對他這麼說。

素玉回來了。維川心裏感到一陣高興。他決定馬上就去見她。問她有沒有收到他的信？爲什麼這麼久不給他回信？在P城生活得怎樣？他希望她會向他訴說一番思念之情。

在素玉門口，停着一輛簇新的汽車。她家裏也鬧哄哄的，來了許多客人。

維川遲疑地在素玉門口下了腳車，他感到躊躇了，打不定主意：該不該在這熱鬧的時候來探望素玉？倒是素玉先看見他。她起初怔了一怔，旋即定下神來，熱烈地出來招呼他進去。維川起初想推辭，悄聲地對素玉說：「回頭我再來！」但素玉似乎沒有聽見，一把拉着他進入屋子裏，分別介紹那些男女客人給他認識。

維川感到腦子十分混亂。在他眼前盡是一些衣冠楚楚的男士和打扮入時的摩登小姐；他無法記得哪一個是張先生，哪一位是李小姐。他心裏只有這個念頭：素玉今天，打扮得真美！這個念頭使他雜處在這麼多的衣著華麗的男女客人中央，感到十分窘迫。尤其使他感到窘迫的，是素玉介紹一個叫張獻文——高瘦、白皙得如女人皮膚的男子與他認識，他

們互相握手時，彷彿是自己那隻結滿粗繭的手，刺痛了他又薄又嫩的手似的，只見他鬆開維川的手後，皺皺眉頭，察看自己的手掌，看看有沒有被刺破的地方？維川頓時覺得自己耳根後熱辣辣的，只敢把眼光停留在素玉給他的那杯加了冰塊的橙汁上。

在一片熱鬧的談話聲中，維川覺得根本沒有他插嘴的餘地。因為他們所談的，都是一些新奇的玩意兒。他只好像鴨子聽雷聲一般地呆坐着。

後來，維川有個機會聆聽素玉對他解釋：原來這班人都是她的朋友和同事。昨天，他們去了太平玩了一日一夜，今早順道來探訪她的母親。回頭，他們便要回P城去了。

「你也這麼快要回P城？」維川有點失望地問。

「當然，有私家汽車回去，既方便又舒適！」素玉很認真地答道。

「我的……」維川想提起信的事，但他的話却給一個扮得花枝招展、叫瑪麗的女孩子打斷了：

「昨晚上，在湖濱夜總會裏，張獻文和素玉跳的那個舞，可說是全場最精彩的了！」

「素玉學會跳舞了！」維川把要說的話吞了回去。他痛苦地想。

他回頭看看素玉。素玉却避開他的視線，低著頭望着張獻文的皮鞋。

張獻文那雙擦得光可照人的尖頭皮鞋，輕輕地左右扭動着。他得意地笑道：「其實是

素玉聰明過人，剛學沒幾天，就跳得那麼好，是我跳舞以來，最好的『派那』！」

「哪裏的話……」素玉望了一望張獻文，囁嚅地想說什麼，却說不出來。

維川用驚奇、惆悵、失望的眼光看着她，教她感到十分尷尬。這時她發覺張獻文的杯子已空，連忙站起身替他添上橙汁，藉以掩飾她的不安。

張獻文笑嘻嘻地一面執着素玉的手，一面說：「一點點就夠了！」等到杯子裏倒滿了橙汁，張獻文仍執着素玉的手不放。他那一雙充滿熱情的眼睛，迫視着素玉，口中喃喃地：「THANK YOU！」

維川痛苦地掉轉臉去，裝作看着屋外。他覺得好像在做着一場噩夢。他無法相信眼前這一幕會是事實。……

客廳裏客人們輕佻的笑聲，似乎都在諷刺維川：你這個十八世紀頭腦的人！你不知道在這太空時代，男女間社交關係是難免會放肆一點麼？

「是自己趕不上時代？」他想。他不知道。他總覺得：與自己有愛的誓約的女孩子，是不該與別的男子有過分親暱的舉動的！

這時，素玉已給客人們都斟添了橙汁，回到自己的座位來。維川從癡想中回到現實，他不自覺地把眼睛停留在素玉身上。一個月前的素玉和現在的她，的確已顯得迥然不同

了。一個月前，她是個純潔、樸素的鄉村姑娘；而今，她已變成打扮入時的都市小姐了！「嘻！」不知誰說了一句什麼笑話，大家都哄然大笑起來。維川不知他們在笑什麼？等到他發覺大家的視線集中他自己的時候，不禁窘極了。

這時素玉的表情很尷尬，不過她馬上鎮定下來。她鼓着嫣紅的腮，笑問大家：

「你們肚子餓了嗎？」

「不，」大家異口同聲，「笑都笑飽了，哪裏還會餓？」

「別說笑話，」素玉仍舊笑着說：「要不要我叫媽去買幾碗麵回來！」

「麵？什麼麵？雞絲麵？鴨腿麵？」張獻文故意大聲地問。

「小地方嘛，沒有這種麵吃的！」素玉忸怩作態，「這裏只有印度麵、雲吞麵……」

「不，不，都不要！」張獻文有點賣弄地，「這種東西，聽到名稱也打噎，別說去吃它了！要不，我們回舟山酒家去？我請大家吃晚餐？」

「好呀，獻文做東道，我們最樂意奉陪！」眾人都鬨然起來。

「好，」張獻文看一看錶，「現在就走，回家沖個涼，換套衣服再去舟山酒家。這樣，吹吹海風，吃吃東西，精神才舒暢！吃過晚餐後，還可以跳跳舞！」說着，他連屁股也扭動起來。

他一聲：「走！」大家都起身準備啓程了。

素玉對着大家：「等一等，我去跟母親說一聲。」說罷便進廚房去找她母親。

一會兒，曾嬸出來：「各位這麼快就要走？椅子還沒有坐熱呢！」

「獻文要請客，我們趕回去給他請！」瑪麗搶着說。

「啊！」曾嬸睜大眼睛，看着高大、英俊的張獻文：「多坐一會吧！」

「不，伯母，」張獻文謙恭有禮地上前說：「今天有事要先回去，以後我們還會常常來打擾你的！」

「說什麼打擾的話，」曾嬸說：「以後要記得常常來玩呀！」

「當然，當然！」張獻文答道。

大家向曾嬸道別，曾嬸直把他們送到門外。這時素玉才想起維川：「維川，再見吧！」

「再見！」維川淡淡地回答。

「幾時有到P城，記得來找我呀！」素玉說。

「好！」維川毫無表情地回答。

接着，「呼」的一聲，那輛新式汽車，把那一車男女載走了。撤下曾嬸，回過頭來看到滿廳狼藉的瓶子和玻璃杯，她不禁搖一搖頭。同時，她又看到維川呆在客廳裏那副毫無

表情的樣子，不覺鄙夷地：

「維川，怎麼你……」

「啊！」維川如夢初醒地，「沒……沒什麼！我……我要走了！」說罷便告辭走了。

曾嬌看看他的背影，咕噥着：「瞧你，窮小子，枉想吃天鵝肉！」她又想起剛才那個向她大獻殷勤的張獻文，嘴角掛上一絲微笑，只管收拾東西去了。

維川懷着難過的心情回到家裏。他想馬上給素玉寫一封信。可是對着雪白的信柬，腦海裏老是浮現着張獻文輕佻地執握着素玉的手，一副油腔滑調的嘴臉，使他一連撕掉六張信柬，都無法把信寫好。

最後，他失望地躺倒在牀上，瞪住蚊帳頂發呆。

「川，你怎麼了？病了嗎？」不知什麼時候，高林嬌進入房間裏來，看見維川那副模樣，吃驚地問道。

「沒什麼！」維川連忙坐了起來，勉強笑着說。

「沒有就好。唉，看你，天天悶在家裏，難怪要感到不開心了！」高林嬌關切地說。聽了母親的話，維川很激動，幾乎掉下眼淚來。他連忙偏過頭去，避開高林嬌的眼

光。

高林嬌沒有注意維川的神態，她自顧自說：「你父親託了通寶叔，介紹你去海行號當囉哩眼車，不知你肯不肯做？」

「囉哩眼車？好吧！」維川鬆了一口氣，答應了。

「只是海行號工作很繁重，不知……」

「媽，你以為我還是小孩子麼？什麼工作我都能做得來的！」

「這就好。」高林嬌還想說些什麼，但最後只歎了一口氣，什麼話也沒說便出去了。維川躺回牀上，滿腦子是凌亂的思緒，他不知如何去理出一個頭緒來。

一〇

晚上，已過了九點鐘，維川才拖着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家。僅僅幾天功夫，他已經消瘦了許多，連顴骨都凸出來了。

「放工了？」高林嬌在廳子裏縫補破衣，看見維川回來，便問。

「唔！」他漫不經心地回答着。

高林嬌耽心地看着他的臉色，但他已到沖涼房裏去了。他沖了涼後便逕自回房去。當他換過睡衣躺到牀上。高林嬌推開房門，站在門口問他：「川，你生病了？」

「沒有！」維川答道。

「沒有？工作太辛苦吧？」高林嬌又問。

「沒什麼的！」

「那你爲什麼一回家就睡覺？」

「頭家吩咐明天要趕早開車到B埠去載水牛，所以早睡。」維川答道。

「明天不是星期天嗎？」

「頭家吩咐開工就得開工！」

「……」高林嬌一時無話可說。但她心裏想：人又不是鐵打的，就算是機器，用久也會損壞。怎麼頭家連星期例假也取消，要人家去開工呢？於是她關懷地問：「川，工作辛苦嗎？」

「幹活哪能不辛苦呢？」維川答道。

高林嬌心想：這孩子就和他父親一般的倔強。但她嘴裏說：

「如果太辛苦的話，就應該歇一歇！」

「吃人頭路，頭家吩咐什麼只好照做，除非……」維川說到「除非」就不說下去了。高林嬌明白「除非」下面接下去的話是：「不吃他的頭路。」但頭家也得要有良心，

要賺錢也得體恤打工的人。牛馬也有歇息的時候呀！人怎能沒有呢？可是目前家裏要靠維川的薪金作爲主要入息。高林叔做起工來大不如前了。維川這分工，就算再辛苦一些，也必須等到有較好出路的時候才可以辭掉！這時，她用衣袖偷偷揩掉眼淚，不知如何安慰自己的兒子了。

維川索性閉起眼睛，高林嬸以爲他睡着了，便稍稍帶上房門，走出客廳來。

在客廳裏，高林嬸繼續縫補衣服，但是，此時却使她感到吃力起來。她感到眼皮很沉重，手指僵硬，而且微微發抖。她只好放下工作，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一個人影，踉踉蹌蹌地進入屋裏來，高林嬸吃驚地擡起頭來。當她聞到一股中人欲嘔的酒氣，她不禁愠怒地：

「怎麼你又去喝酒？」

高林叔在一張破藤椅上坐下：「嗨，好酒，好酒！三杯通大道，一醉解千愁！哈哈！」

「瞧你，」高林嬸埋怨地，「醉成這個樣子，去找個地方躺下吧！」

「醉？我沒有醉？」他站起身，走回房間，「哈哈，讀書望貴，喝酒望醉！」他吟哦着，連衣也不脫，便躺倒在板牀上去了。

高林嬸本來有意等他回來商量維川的職業問題，但看他醉成這個樣子，不覺傷心地鳴

咽起來。

她啜泣的聲音，傳入了高林叔的耳朵，使他酒意消失了幾分，詫異地坐起身，問她道：「喂，好端端的，你哭什麼呢？」

「啊，沒……什麼！」高林嬭答道。

「沒什麼又要哭？」高林叔用微慍的聲調問。

「我……我……我哭……」

「哭什麼呀！」

「你不該喝太多的酒，應該多爲阿川着想！」

「阿川？他怎麼啦？」

「他好像是身體不舒服！」

「怎樣？發燒嗎？」

「沒有。我看他是做不慣跟囉哩的工作！」

「做不慣那種工作？」高林叔提高嗓門，「慢慢地就會習慣了的。我初來過番，早上

四點鐘便要爬起牀來磨茨，晚上七、八點才從芭裏拖着鋤頭回家，不是更加辛苦嗎？」

這些對話，都被躺在牀上尚未入睡的維川清晰地聽入耳朵裏，他不禁在心底怪他母親

多事。她只看到我表面的痛苦，她哪兒會知道我內心的痛苦呢？

內心的痛苦，確是難熬的，但又不得不強忍住。其實，自從那天看到素玉的整個人已轉變後，維川的心裏就蘊藏着這難言的痛苦。他雖然曾經執筆幾次，想寫信給素玉，但都無法寫成。是他的腦筋變遲鈍了？是過勞的工作使他失去運用文字表達情意的能力？都不是。因爲他不知要如何對一個漸漸遠離自己的戀人措辭呀！

這許多天來，白日裏，因爲工作沉重得教他沒有閒暇去思想那些事情；可是一到夜晚，獨個兒躺在牀上，張獻文對素玉那種親熱的神態，又歷歷重現在眼前了。

這教他妬嫉！這教他失眠！像今晚，本來一個人捫了三囉哩的肥粉，這時已感到疲倦得要死，但聽了爸媽的一番話，使他百感交集，又要失眠了！他忍不住地長歎一聲！但他馬上又不安起來。他害怕這歎息的聲音，被他爸媽聽見，引起他們的憂慮。

於是他又屏息靜聽：隔壁房間並沒有動靜，却傳來了他父親斷斷續續的鼾聲。他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氣。接着他用力地緊閉眼睛，努力平復激盪的思潮，強迫自己入睡。漸漸地，漸漸地，他終於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一覺醒來，已是天亮時分。馬上匆匆起牀，趕去上工。

星期六的下午，這次收工比較早。老闆剛發了薪水。

「維川，要去P城嗎？」司機阿發在沖涼房旁邊問維川道。

維川剛洗去一身的汙穢，從沖涼房出來，想換了衣服早點回家去，但聽見阿發這樣問，便答道：

「不去了！」

「不去？別充好仔啦！你可知道，最近P城來了幾部好電影，許多人爭着去看呢！今天碰到發薪，何不出去看看電影，散散心？」接着他又補充道：「晚上可以住在我家裏，不必花旅館費！」

「不去了。」維川還是婉辭着。

「對了，」阿發笑笑地說：「我聽說你有個女朋友在P城學電髮，何不如順便去找她玩玩？」

「不！」提起素玉，維川就心痛，他斷然地推辭。

「真傻，有女朋友在P城不會去找她玩，假如換是我，我每個週末都要趕出去請她看戲！」

「我跟你不同樣！」

「爲什麼不同？難道我有卵囊你沒有？瞧你沒有一點男兒氣概，不要過些時女朋友教

別人帶去拍拖，那時要懊悔也來不及了！」阿發還是笑嘻嘻地說。

「你……。」維川有點生氣了。

「去吧，去找她玩玩，那才可證明你有真本事！」阿發故意激他。

「不！」維川嘴裏說，但心裏却想：對的，也許我心裏對素玉存在着的那個芥蒂僅是一個誤會，何不找她當面談談，可以聽取她的解釋，她總不致於會不理睬吧？假如她真的變了，那麼，自己也可以死下這條心呀！

阿發看着他沉思的神態，繼續慫恿他：「怎麼？要去吧？你現在回去換衣服，我沖了涼後在車站等你，一定來呵！」說罷他進入沖涼房去了。

維川心神不安地回家去。

高林嬌在廚房裏忙着煮飯，看見他回家，便高興地：「啊，你今天這麼早便放工？」

「唔，」他回答着，在她身旁站住。

「有什麼事嗎？」高林嬌和藹地問道。

「我……我要去P城。」

「去P城？去幹什麼？」

「買一兩件衣服。」自然，他不敢直說要去找素玉。

「幾時去？」

「現在。」

「今晚怎能回家？」

「今晚不回家了！」

「不知道你父親會答應嗎？」

「你代我向他說一聲吧！」

「唔，」高林嬌吟哦着：「好吧，你要去便去吧。」

維川便進房裏去換了衣服走了。

「出門一切要小心！」他走出大門，高林嬌還跟在他後面叮囑着。

來到車站，阿發已在那邊等着他了。他們一同登上一輛德士，直到P城去。

登上了渡輪，已是黃昏時分。黃昏的風似乎來得大些，海浪打着船舷，發出嘩啦巨響。

下了渡輪，P城已萬家燈火了。暗淡的路燈，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川流不息的車燈，

還有屋簷下慘淡的小電燈，……一切都是燈。這是一個光和色交流着的世界。

維川隨着阿發走進了這個花花世界，眼前熙熙攘攘的人潮，來往如梭的車輛，維川不

禁感到頭暈。

他們先到一家飯店，吃了一餐維川前所未曾吃過的精美晚餐。

飯後，阿發問維川道：「喂，你那個女朋友住在什麼地方？」

維川把地址告訴了他。

「××街，離這裏不遠，來，付了賬我帶你去！」阿發說，一面招呼夥計過來。

維川聽見要付的飯錢，不禁大吃一驚。這餐晚飯所費的竟是四日工作所換得來的。

離開了飯店，阿發帶着他穿過人叢，來到另一條街道。

這條街道也是人多、車多。

他們好不容易地才找着了××電髮院。當維川站在這間華麗的冷氣電髮院門外，竟躊躇起來，他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推門進去？進去後該如何詢問？見到了素玉又怎樣邀她外出？正在猶豫間，阿發推了推他的手肘，鼓勵他：「進去吧！怕什麼？」

維川望了他一眼，然後去推門。不料他的手尚未觸着那扇玻璃門，門却開了。從裏頭走出一對男女，赫然是張獻文和曾素玉！

維川愣住了，忘了開口招呼素玉。

素玉一眼瞥見維川，怔了一怔，馬上鎮定下來，裝作不認識維川，挾住張獻文的手臂，從維川面前掠過。張獻文對維川根本沒有印象，便攜着素玉的手，登上停在店前那輛簇新

的汽車駛走了。

阿發看着維川那副觸電一般的神情，奇怪地問：「咦，你怎麼了？」

「沒什麼！」維川故作鎮定地說後，便轉身要走。

「爲什麼不進去？」阿發追問。

「不！」他緘默起來。

「莫非……」阿發忽然意識到剛才看到的那個盛裝的女子，便是維川的女朋友。

「我們走吧！」維川連忙打斷他的話。

「你爲什麼不進去找你的女朋友？」

「別問我！不爲什麼！」維川生氣地大聲回答。

「何必對我發這麼大的脾氣？」阿發說：「就算剛才看到的女孩子是你的女朋友，現在她和別人拍拖去了，你也不必生這麼大的氣！」他拍拍維川的肩膀，「嘻嘻，只要有鈔票，你怕沒有女朋友！」

「別碰我！」維川脚不停步地向前走去。

「到底是爲了什麼呢？」阿發一本正經地說：「我們一同來玩，就該玩個快快活活，怎麼可以一個生氣，一個受氣？」

「……」維川半聲不響地向前走去。

「喂，看場電影吧？」

「……」維川仍舊默默地走着。

「你到底想走到哪裏去？」

「我要回家！」維川怔怔地回答。

「笑話！你要回家？現在什麼時候了？你還要回家？」

維川被問得啞口無言。

「既然不找女朋友，也得先去找個房間！」阿發說。

「找房間？」

「是呀！現在先去旅社找個房間，再去大世界逛逛，跟着看場電影，然後回旅社睡覺！」

「你不是說回你家去睡嗎？」

「傻瓜，我家在××園，離這裏很遠，地方又僻靜，晚上常有歹徒出沒。半夜三更回去，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維川被說得無法可想，只好跟他去旅社。

一路上，阿發對維川介紹每家旅社的好壞，哪一家收費較為便宜，哪一家有更出色的「貨色」。講到「貨色」，他還露出神祕的微笑。

這神祕的微笑，使維川感到十分反感。但既然已跟着他來了，只好一切由他出主意。他們在一家旅社裏租定了房間，便到大世界去逛逛，又去看電影。

從逛大世界，到看完電影走出電影院，維川總感到十分厭煩，對一切都沒有半點印象。他後悔來P城；他後悔去找素玉；他又痛恨自己的愚蠢；他更痛恨素玉的變心！

曾幾何時，素玉對他的愛，如今已飛到哪裏去了？

金錢呀，虛榮呀！你破壞了多少的愛情？

P城是個不夜城。週末之夜更顯得熱鬧，許多電影院有半夜場獻映，許多餐室、夜總會延長打烊的時間，正是夜遊人的好去處。

但維川這時的心身已感到萬分疲乏。他期望找個寧靜的地方好好歇息一下。和阿發吃過了點心宵夜後，回到旅社裏，他急不及待地拿起浴巾進沖涼房去。

當沖過涼出來，只見阿發臉孔上還呈露着神祕的微笑。他不理會阿發微笑的含意，換上了睡衣，便躺到牀上去睡了。

維川不知什麼時候醒來，只見阿發睡得呼呼的。但自己渾身是汗，房間裏的熱氣還未

消失，牀褥又那麼熱騰騰的。他想睡，熱得再也無法入睡，只好稍稍地爬起身，想到外邊去透透涼。

維川獨自下了樓，來到旅社的院子裏，他想走出旅社外面去。但他發覺自己身上穿着睡衣，只好在院子裏的槐樹下乘涼。

樓上各房間的燈大部分都已熄了。有幾個年老的三輪車夫坐在院子裏的三輪車上聊天。偶而有濃妝豔服的神女，從旅社裏出來，登上三輪車，隨即被載走了。

維川看着這些三輪車，和三輪車上的女人，還有聽到關住的窗子透出來的淫褻的笑浪，都刺激得他的腦神經像一團被絞壞的繩子，亂成一團。

「人，為什麼盡在做着損害別人的事情？」他默默地深思着。過了不知多少時候，院子裏的三輪車都走光了。

都市的夜，也到了寂靜的時候。維川忽然感到了子夜的峭寒。於是他走進旅社，走回房間。

扭開房門，阿發鼾聲大作，睡得十足像隻豬。

本來，維川是打算回來睡一會的，如今聽着阿發的鼾聲，使得躺在牀上的他，竟連最後一絲睡意也被驅走了。

他索性到鐵窗旁邊的椅子坐下，看着清冷冷的院子，院子兩旁的枝葉凋零的槐樹，還有一隻瑟縮在槐樹下的老黑貓。奇怪的是：他覺得心很平靜，平靜得如靜夜的湖面。

失戀，在今晚已得到證實，有人用金錢去誘惑女性、蹂躪女性；同時也有那麼多意志薄弱或爲生活所迫的女性給人欺騙、給人摧殘！

萬惡的金錢，造成社會的醜惡一面。

如今這醜惡的一面已完全展現，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痛苦，極大的困惑。這些痛苦和困惑交揉在他心裏，使他整顆心麻木了。他只巴望天快些亮，他要盡速離開這塊烏煙瘴氣的地方！

一輛汽車在街道上駛過，那是清道車，清潔工人將要把滿街滿巷的垃圾掃清，象徵將有一個乾淨的世界！

維川看到那輛清道車駛過，他意識到天快亮了，便回到房裏，叫醒甜睡中的阿發收拾行裝，準備趕船回去。

一一

從P城回來後，維川因精神上受了極度刺激，再加上繁重的體力勞動，又連夜失眠，

身體終於支持不住，病倒了，病得昏昏昏迷迷的，這一下可把高林嬸急壞了，高林叔一時也弄得毫無主張。維川的身體素來很健實的，從來沒有病倒過，一旦病倒，怎能叫做父母的不緊張呢。幸虧左鄰右里很熱情，紛紛來探望，見到維川病勢似乎很嚴重，有人提出送醫院。高林叔嬸當然知道這是最上策。但是錢呢？在哪裏？究竟窮人最懂得窮人的事，馬上有人提出：「高林叔，如果入醫院要錢用，我們大家來想辦法。」一唱百和，立刻三塊二塊，十塊八塊地籌集了一筆錢，感激得高林叔嬸連眼淚也淌了下來。事不宜遲，馬上叫了輛德士，一位鄰居伴同高林叔嬸送維川去醫院。

當醫生細心檢查一番後，走出病房，對高林叔嬸說：「病情並不嚴重，只是精神受了刺激，疲勞過度而已，好好療養幾天就沒事了，放心吧！」這時這對白髮老伴心中才放下塊大石，千多謝，萬拜託，請醫生和護士多多照顧維川。雖然這些在醫生、護士聽來等於廢話，但白髮老伴確實出於五內的。

維川的病事實上並不緊要，經過幾天的休養，很快就恢復精神了。但醫生還要他住幾天再出院，一向勞動慣了的維川，要他一天到晚躺在病牀上，確實也是件苦事，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不過，他倒也想了許多問題，也想通了許多問題。

好不容易，一個星期過去了。維川終於盼望到那個出院的日子。

那天中午，他挽着裝着熱水壺和雜物的袋子回家去，一路上心中感到很愉快。

和煦的陽光照在他身上，他感到暖洋洋地彷彿融化在陽光裏。

「想透了，全想透了！」他登上了回家的巴士，嘴角掛着笑，這麼地想。

「我要好好重新開始。」他這麼地告訴自己。

回到了家裏，他去向每一個曾到醫院去探視他的親友家裏去致謝。

在通寶叔家裏，那個臉龐被曬成古銅色的老人，臉容沉重地對他：「海行號的老闆叫

我通知你，不必去開工了。」

「這是意中事，」維川老早已想到這是必然的結果。他淡然地答：「不幹就不幹吧！」

「不幹怎辦？」通寶叔關心地問。

「我有的是雙手，還怕沒工做？」維川胸有成竹地說。

「你身體剛復元，要保重才好，我們靠賣氣力過活的人，氣力就是本錢。」通寶叔親切地說。

「謝謝你，我們窮人真是病不得，病了就手停口停。」維川想到海行號老闆無情的辭退他，恨恨地說：「天下烏鴉一樣黑，做老闆的決不會管工人的死活的。」

「那麼你找什麼工做呀？」通寶叔說：「你先找找看，我也再幫你留意一下。」

「好的。」維川感激地說：「通寶叔，我去找何清談談，再見吧。」

「好，你去，」通寶叔說：「一有機會，我就通知你。」

「謝謝你的關心！」維川再三道謝後，便走出門外去。

他來到何清家裏。推門進去，只聽得一陣孩子啼哭聲。他循着哭聲走去，原來在廚房裏，

那兩個較大的孩子，抱着兩個較小的孩子，哭成一團。他奇怪地馬上走上去問他們：「你們爲什麼哭？」

「嗚……嗚……」幾個孩子仍哭個不休。

維川撫慰着他們，然後問那個較大的，他父親在不在家？

「爸爸？不知道！」孩子淚痕滿臉，搖搖頭，回答道。

「你媽媽呢？」維川又問。

「去工作還沒有回！」

「那麼，你們爲什麼哭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唔，」那個較大的揩一揩鼻涕，答道：「弟弟肚子餓，找不到餅乾吃，就哭了。我

們也跟着哭了！」

「你肚子餓了，是嗎？」維川蹲下去，握着那個依偎在哥哥臂彎的三歲孩子，問道。那孩子止了哭，怪可憐地望着維川點點頭。

維川對着那幾個孩子，說：「你們別哭，我現在去買東西給你們吃，知道嗎？」幾個孩子的臉上都顯露出喜悅的樣子。

「我就去就回，別哭了！」維川再關照一聲，便匆匆出門去了。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帶來了兩個麪包和一罐果子醬。孩子們一見這些食物，個個精神振奮起來。維川動手切麪包，抹上果子醬，分給他們幾兄弟吃。他看着那幾兄弟津津有味地吃着麪包，心中十分憐憫他們。

等他們吃飽了，維川便問那個最大的孩子：「你叫阿強，是嗎？」

「是的。」阿強答道。

「他呢？」維川指着第二個。

「阿壯。」

「第三？」

「阿聰。」

「第四？」

「阿明。」

「強壯聰明，好名字！象徵着我們新的一代，個個強壯，人人聰明！」維川拍着手稱讚道。忽然他想起，他們幾兄弟好像還少一人，便問道：「還有一個，唔，是最小的，你們的小弟弟，他叫什麼名？」

幾個孩子面面相覷，沒有答腔。

維川奇怪地追問：「你們的小弟弟呢？」

幾個孩子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對視一會，最後還是由阿壯囁嚅地答：「給……了……人家！」

「給了人家？」

「唔，」阿強鼓足勇氣，說道：「媽媽說家裏沒得吃，送給了中街開布店的胖子了。」聽了阿強的話，維川的一顆心突然好像給抓緊了一樣。

「生弟弟，賣哥哥。」是貧窮人家常見的悲劇。

他記起那天向何清祝賀的時候，何清苦着臉說：「恭什麼喜？添丁破財是真！」如今丁是添了，財是破了，而且還弄得骨肉分離！爲什麼貧窮人家總是常常上演這個悲劇？這

是誰給他們造成的悲劇？這個問題盤桓在維川的腦海中。

他默默無言地對着這幾個可憐的孩子發愣。驀地響起一陣推門的聲音，他才如夢初醒。

「媽媽回來了！」幾個孩子高興得跳起來，異口同聲地歡呼着。

維川跟着孩子們的眼光望去，只見憔悴不堪的何清嫂，拖着疲憊的雙腿，蹣跚地走進來，當她發現維川正和孩子們坐在一起，驚喜地問：「川叔，你幾時來？」

「來了好一會。」維川極力鎮靜自己激動的情緒，答道。

「你身體完全好了？」何清嫂一面放下茶壺、籃子等物，一面問道。

「是的，完全好了！」維川答道。

「好了就好了，真是謝天謝地！」

何清嫂邊說邊走到水井旁邊，提起水桶開始打水倒進沖涼房的水缸。

維川看她那種疲乏的神態，很關切地問：「清嫂，清兄近來沒有在家？」

「在家？」何清嫂立即停住打水的吊桶，眼看着維川，很生氣地說：「他自從上個月去工作，到現在還沒有回過家呢！」

「真的？」維川感到意外地問。

「難道還會假的嗎？」何清嫂說：「他自己到外面去，撇下這一堆孩子給我，你看，

假如我不去工作，一家子吃什麼？」

「不會發生意外吧？」維川喃喃自語。

「發生意外？怎麼他不通知家裏一聲？」

「怕是生病吧？」

「生病也應該回家休養呀！」

「這……」維川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

「恐怕，他賭昏了頭……」

「清嫂，清兄不是這種人！」維川打斷她的話，問道：「他幾時開始沒有回家？」

何清嫂想了一想，答道：「自從他去了L埠，回來過一次，那次就是我叫他回來商量把那最小的孩子送給人養。」說到這裏，何清嫂哽咽起來。

「大概去了多久了？」維川問。

「個把月了。」

「這樣，」維川咬一咬嘴唇，說：「我最近閑着，讓我給你去看看他？」

「這……這……」何清嫂感激地看着他，「這太麻煩你了。」

「麻煩什麼？」維川說：「這是應該的，我們是窮兄弟嘛。況且，我目前沒工做，也

順便去找個工做！」

「那就謝謝你了！」

「不必客氣。」維川說：「我現在就去，要是他無事，明天就可以跟我一同回家來了。」說罷他起身告辭。

何清嫂送他出門之際，看到了桌子上吃剩的麪包和果子醬，驚訝地問：「這些東西，哪裏來的？」

「我買給孩子吃的。」維川答道。

「這些，」何清嫂對着孩子們罵起來，「都是貪吃鬼！」

「不，孩子們肚子餓，是我買給他們吃的。」維川說。

「肚子餓也不該要叔叔買東西吃呀！」何清嫂指着阿強罵。

「好了，算了，清嫂，」維川連忙勸解：「我現在就去吧。」

「好，謝謝你！慢慢走，」何清嫂送他到門口，「叫他沒有事就快回來。」

「好，一定的。」維川答應了。就趕忙回家去。

維川換過衣服，就向他母親說明去處。

「你今天才出醫院，怎麼可以出門？」高林嬌反對地說。

「媽，」維川說：「何清嫂盼望着何清兄，而何清兄去了這麼久還沒有回家，我現在空着沒事，去找他，同時也可以順便問問工作呀！」

「你病剛好，哪裏可以工作呢？」

「媽，」維川打打胸膛，「你放心，我不是小孩子，我會照顧自己的。」

「你就是這副牛脾氣，」高林嬌悲傷地，「說什麼你都不肯聽，看你以後……」

「別想那麼多吧，媽！」維川打斷她的話，「回頭爸爸回家，你替我告訴他一聲吧！」

「現在幾點鐘了，你明天去不行嗎？」

「現在才一點多，我打算今晚不回家。」

「你今晚不回家？」高林嬌關切地說：「你剛從醫院回來，就要到外面去過夜？」

「人家何清嫂盼望何清兄，恨不得他早一日回家。我先去一日，他不是可以早回一日嗎？」

「你就只會替別人着想，怎麼不替自己的身體着想？」

「媽，」維川不耐煩跟她再囑囑，提起旅行袋說聲：「我去了。」便往外走去。

高林嬌一面跟在他背後，一面咕囔着：「看你的牛脾氣，非改不可呀！」

維川却自顧向車站走去。他搭上巴士，來到L鎮。

在骯髒的椰園區，他找到了阿華的住家，就推門進去，他一眼便看見何清病容憔悴地坐在一張椅子上，望着窗外的椰葉發愣。

「何清，」維川向他招呼道：「你怎麼了？」

「啊，是你，維川！」何清驚喜地站起來。

維川看他搖晃不穩的步伐，趕上一步扶着他：「你生病了？」

「唔，」何清點點頭，乏力地又坐下，「病了好幾天。」

「清嫂惦念着你，我猜你準是生了病，但你爲什麼不回家呢？」

「唉，你有所不知，我已經半個多月不能工作，怎敢回家？」何清憂愁地低下頭。

「清嫂說，你生了病也應該回家調養。現在她也出去工作了。」

「她出去工作了？」

「是的。今天我去你家裏，和孩子們玩了好一會，她才回家呢！」

「唉，」何清長歎道：「窮人家，時運不濟……」

「你病了好久吧？」

「半個月前，我扛樹筒扭傷了腰，一直痛到現在。」

「沒看醫生？」

「有，當時聽說附近有個跌打醫生，我貪取藥方便，便在這裏醫治，誰知一醫就半個多月。」

維川聽了長長吁了一口氣。

「家裏……家裏……他們都好嗎？」

「好。你幾個孩子很聽話。只是你那個……那個……最小的……」
「賣了。」

「賣了！」維川吃驚何清的臉色那麼平靜。

「我出主意賣的。」何清痛苦地說：「賣了兩百塊錢。拿來還伙食賬，和一些零零碎碎的賬款，錢就差不多光了。」

「唉！」維川低下頭，不敢看他那張痙攣的臉孔，和那雙飽含淚水的眼睛。兩人沉默了一會後，何清關懷地問：「怎麼你的臉色這麼難看？」

「唔，」維川答道：「我剛從醫院出來。」

「你進了醫院？」

「是的。」維川把病倒的始末告訴給他聽。

「你受的傷也不輕。」維川說。

「你要好好保重身體，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清說着話，扭動身子，腰部發出一陣劇痛，他痛苦得臉孔痙攣起來。

「到現在你的腰痛還未痊癒？」維川關心地問。

「還沒有。」何清搖搖頭。汗珠從他額角淌出。

維川愛莫能助地看着他。心忖這就是窮人應得的折磨嗎？爲什麼窮人都得挨受一連串的，鬻兒賣女、貧病交迫的悲劇呢？

這時，隨着門外一陣停腳車的聲音後，阿華提着他的鏈鋸進入屋子裏來。

「華兄，放工了呵？」維川站起身來跟他打招呼。

「維川，是你？」阿華放下鏈鋸機，「你幾時來的？」

「下午。」維川答道。

「他今天剛從醫院出來，就來這裏了。」何清補充說。

「啊，什麼病進醫院？」阿華瞧着他問。

維川又把病的情況再說一遍。阿華聽後道：「出賣氣力的就是這麼慘，你瞧，何清兄也和你差不多。」

吃過晚飯，阿華抽着香煙和他們聊天。維川順便問他芭場裏還有沒有工做？

「工作嘛，」阿華答道：「我們這分芭場的工作已到了結束階段，假如你早來幾天就有工作。」

「哦。」維川失望地不作聲了。

「你剛從醫院出來，」阿華隔着煙霧，說：「應該休養幾天，別這麼快做這種粗重的工作。明天，最好你陪何清回家去，我不放心讓他獨自一個去搭車。」

維川看着何清，何清勉強地笑着說：「我又不是什麼大病……」

「路上有個人照料總是比较好一些的。」阿華打斷他的話：「舟車顛簸，是很辛苦的。」他說罷，就打從錢袋裏掏出二十塊錢，放在何清手上，「這點錢，你拿去做車資。」

何清不好意思地推辭：「我……怎麼可以？我還有車資，這些錢你留作家用……」

「收下吧！」阿華把錢壓回他的手上，「我們窮弟兄，還要計較什麼？」

「不是計較什麼，是我這半個月來，給你們帶來這麼多的麻煩！……」

「別說什麼麻煩不麻煩的話，」阿華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你不肯收下，就當我們沒有這分交情！」

「這……這……你的日子也不大容易過呀！」

「目前我有工作，還應付得過去。你回家後，還應該好好把腰醫一醫呢！」

何清感激地收下錢，說：「我真不知怎樣謝謝你！」

「別說這種話，抽煙！」阿華給了何清一枝香煙，再拿一枝遞給維川。

維川不推辭地接過手，點上火就抽。在輕微的暈眩中，他感受到了這分窮苦兄弟真摯的感情。

一一

第二天，陪何清回到家裏，維川看到他們家裏一團高興，打心底感到快慰。

「好了，」他笑着對何清嫂說：「我給你把何清兄找回來，你要怎樣謝謝我？」

「怎樣謝謝你？」何清嫂也笑着說：「等你娶嫂子的時候，包一個最大的紅包給你。」

「那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咯。」維川說。

「對了，」何清打斷他們的話，「你以前那個同學……」

「別提了！」維川打斷他的話。

「怎麼？斷了？」何清詫異地問。

維川默默地點點頭。

「爲什麼會斷的？」

「別說了，」維川忿忿地回答。那股被他抑制住的傷痛，這時又隱隱由心底升起。何清嫂看到維川臉上不愉快神情，使用輕鬆的語氣調侃道：「你那個愛人不跟你好了，我跟你另外介紹一個，好嗎？」

維川對她苦笑一下，沒有答腔。

「現在的女子，」何清搖搖頭，歎息說：「很容易見異思遷。」

「你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我不是陪你捱一輩子窮嗎？」何清嫂抗議道。她這話，使大家笑了起來。

「喂，」何清對着維川：「你那個同學，已經找到了更好的對象，是嗎？」

維川想回答：「當然」；但他什麼也沒說，他覺得不提起她更勝於提起她。

「這種愛慕虛榮的人，遲早會受到教訓的！」何清大鳴不平地說。

維川却站起身來：「我要走了。」

「這麼快？不多坐一會？」何清想站起身挽留他。但身子稍一挪動，腰部就痛得不可開交，只好用手壓住腰肢，重新坐回破藤椅上。

「你別起身，」維川對他說：「注意調養你的腰！」

「這死腰！」何清滿臉痛苦地說。

「啊，我忘了沖咖啡，你就說要走了，」何清嫂站起身說：「喝杯咖啡才走吧！」
「不必了，」維川阻止她，「昨天我媽不肯給我出門，現在該回去給她嚕囑幾句。」
「啊，真的，我連累了你！」何清嫂歉疚地說。

「沒什麼，她的人是這樣的，嚕囑幾句便沒事的，」維川說：「改天再來看你們！」
何清嫂送他出大門，還不斷地說着：「謝謝你。」

維川回到家裏，高林嬌並沒發嘮叨。她只對他說：「昨天你姨丈來。」

「他來做什麼？」

「他最近在茭芭承包到翻土的工作，他來找房子，用來停放犁田機和給你表哥住宿。」
高林嬌說。

「我們家裏不就可以嗎？」

「可以，我早就答應下來了。你父親也同意。同時，你姨丈還說……」

「還說什麼？」

「說他有計劃要購買多一架犁田機，問你會不會駕駛，我說你不會，他說要讓你先跟你表哥學駕駛。」

「好呀！」維川欣喜地說。

兒子高興，高林嬌自然也高興起來。她笑口盈盈地去開飯了。

吃過了飯，維川信步走到街上來。在戲院旁的咖啡攤上，他遇見了黃育石。

「啊，維川，許久不見了，近來好嗎？」黃育石高興地向他招呼道。

「老樣子，」維川聳聳肩，說：「倒是你，近來在什麼地方工作？」

「雙溪大年。」黃育石回答着，一面拉開一張椅子，「坐吧，要喝什麼？」

維川向茶檔夥計：「給一瓶沙示。」一面就在黃育石對面坐了下來。

「聽說最近你病過一場，又給老闆辭退了？」黃育石問。

「哦，你知道了？」

「回來的時候，聽我弟弟說的。」

「這個世界便是這樣，有不少事都是無情無理的。」

「你這話說得很對，」黃育石握緊拳頭，氣忿地狠狠打了一下桌子，提高聲調：「我被炒了魷魚，你知道嗎？」

「啊，你失業了？」

「是的。」黃育石憤慨地說：「不過我被解僱是非常無理的。在我任職的那個小園坵，只有四十多個工人工作。幾個月前，頭家有個外甥做生意失敗了，跑到園坵來避難。」

「他這個外甥，名叫金順，一提起他的名字，不單是我，就是園坵裏每一個工友，都要狠狠咒他幾聲。」

「這個金順，在園坵住了一個月後，便開始作威作福起來。起初，他每每趕在我前面去巡芭，對工人的工作諸多挑剔，常常破口大罵一頓。每次稱膠乳和膠絲時，他必定仔細看過稱針，又審查我記錄下的磅數。他還常常趁工人回家之際，檢查他們的布袋和膠桶，甚至作人身檢查，看看他們有沒有偷膠絲。假如發現誰的布袋或膠桶裏留下有一小團膠絲，即使只有幾兩重的，而是預備帶回家作爲起火用的，也被大驚小怪，當作偷膠絲的賊，拉到我面前來追究。」

「我對他這種刻薄、侮辱工人的作風，感到無法忍受。但礙於他是頭家的親戚，只好忍氣吞聲。」

「誰知道上個月，他却做了一件害得我差一點弄到家庭破裂的事情來。事情是這樣：他來了不久，忽然對一個年輕的女膠工發生興趣。便對她另眼相看，處處討好她，稱膠汁時爲她多報磅數，有時居然讓她把整桶膠絲拿回家去。」

「有一天，他要我把那女工調到園邊的一個行頭去。那個行頭十分偏僻，因此，那女工不肯調動。金順看我無法調動那女工，便譏諷我說：『虧你還是個工頭，連調動工人的

本事也沒有！』當時我十分生氣，真想和他大吵一場。但顧慮到自己一家數口都要靠這分職業吃飯，所以只好忍氣吞聲不再計較了。

「一天下午，出晏工的時候，上工的工人不多。阿妹（那女工）附近幾個行頭的工人都沒有來上工，阿妹只好獨自去她的行頭割膠。我去行芭的時候，行經阿妹的行頭，聽到一聲尖銳的呼救聲，我急忙趕過去看，只見金順正摟住阿妹企圖施暴。我連忙喝住他，他竟動起武來，結果挨了我兩拳，他才狼狽而逃。

「那天黃昏，稱膠的時候，阿妹聲明辭職不幹了。等到我把一切工作料理完畢，回到家裏，却發現大門緊閉，妻子帶着孩子，不知到哪裏去了？我焦急地在四處尋找，但鄰居們都以輕蔑的神情看着我，推說不知道。

「當時我實在急得要命，妻子兒女不見了，回家又沒有門入！一時無計可施，肚子又餓得要命，只好到附近一間印度飯攤去解決肚子問題。

「正當我在吃飯的時候，忽然來了三個彪形大漢，把我團團圍困，凶神惡煞地要拉我出去揍。印度飯攤頭家急忙來勸解，我也追究他們為什麼要打我？那個阿妹的大哥把拳頭伸到我的鼻端，斥責我膽敢在光天化日下調戲女工。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急忙分辯，但旁邊那兩個人，其中一個是阿妹的未婚夫，却聲勢汹汹地一定要揍我一頓。我費盡九牛二虎

之力，才把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給他們聽。但他們仍半信半疑。最後還是到阿妹家裏去叫阿妹證明，他們才知道冤枉了我，跟着馬上去找金順算賬；誰知他早已逃之夭夭了。後來我要他們幾人一起去我岳母家裏，費了不少唇舌，才勸得我妻子回心轉意，我的家庭才免於破裂。

「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金順溜跑後，就到他舅父家去先告我一狀，說我勾結工人偷賣膠絲，偷竊膠絲。第二天頭家趕到園坵來，也不調查清楚，便馬上革了我的職！我突然失了業，一時真不知怎辦。幸虧阿妹的大哥在歉疚之餘，主動幫我尋找職業，終於在雙溪大年附近找到一個園坵管工的職位，一家人的生活總算有了着落！」

黃育石說到最後，深深噓了一口氣，感慨萬千地說：「你看，現今這世界，好人是多麼難做呀！」

維川也很同情黃育石的遭遇。

黃育石喝了兩口咖啡，遞一枝香煙給維川，自己也點燃了一枝，接着問維川：「維川，我看你眉宇間有不快的神色，到底是爲了什麼事呀？」

「啊！」維川怔怔地，不知所答。

「是不是戀愛有了問題？」黃育石問。

「你……你怎麼知道？」維川訥訥地問。

黃育石拿起一張放在桌上的報紙，指着一則啓事給維川看：「你看。」
維川接過報紙看下去：

我倆情投意合，願結爲終身伴侶，並徵得雙方家長同意，訂於今日舉行旅行結婚，
謹通知關心我倆的親友們。

張獻文 同啓
會素玉

維川把那則旅行結婚啓事一口氣唸了幾遍，然後輕輕地把報紙放回桌子上。

「怎麼啦？」黃育石關心地問。

「情投意合？」維川喃喃地，「她愛上他的金錢，他愛上她的容貌，這就是所謂愛情。」他忽然緊握拳頭，猛然槌在桌子上，高聲地：「這就是所謂愛情！」

黃育石用充滿狐疑的眼光：「你說那個男的很有錢？」

「沒有錢，她怎麼會愛他呢？」

「有錢人爲什麼不舉行堂皇的婚禮，反而要旅行結婚呢？」

「這……這……」維川結結巴巴地，「也許爲了怕麻煩？……」

「我怕另有文章。」

「另……有……文章？」

「是的。」黃育石說：「不要落入騙子的圈套，那才冤枉！」

「騙子的圈套，」維川喃喃地，他下意識地用手指把香煙的濾嘴捏得平扁，然後甩得老遠，「騙子的圈套！」

一三

在新墾的芭洋裏，工作了一個多月，維川更黑得像南印度人。但他的精神是飽滿的，是愉快的。他已經學會開犁田機了。他已能熟練地操縱着那架機器。不論進、退、翻土、耙平，都能做得靈活自如。

先犁的土地，薯秧已插下，綠油油的新苗，在陽光下迎風招展。看到這麼一幅充滿蔥蘢生機的圖畫，維川心跳得特別快，脈管也似乎隨而擴張。他想高歌，他想歡唱！他把激動的情緒，灌注入這架吼叫着的機器，讓嘈雜的馬達聲代替他的歌聲，歌唱肥沃的土地，

像翻滾的海浪，而他是漁夫，在期待着收穫！

有時，在芭洋裏那間低矮的草寮裏歇下來喝茶的時候，他看着那被犁翻過的泥浪，感到自己健忘得出奇。

是的，那個投入別人懷抱的愛人，已被他忘得一乾二淨了。什麼東西具有這麼大的魅力？使他能忘記過去的戀情？

是被犁翻的土地？是綠油油的新苗？是軋軋的馬達聲？

是，都是的。正是這充滿一片生機的大自然景物，使他對生活增加信心呀，他開始看到生活的意義了。還有……

還有芭洋裏那個結辮子、大眼睛、皮膚黝黑、具有健康美的種薯姑娘——秀英也給他增添不少活力呢。

他還記得那一天，太陽蠻好的。他駕着犁田機到草寮旁邊停下，跳下車到草寮裏去取茶壺。可是茶壺裏的茶都喝乾了，他無可奈何地走回出來。

却赫然發現在草寮低矮的屋頂下，有個打辮子的姑娘站在那兒，一對明亮的大眼睛骨溜溜地轉。

「你要喝茶，是嗎？」她溫和地問，嘴角掛着微笑。她好像對維川的一切知得很清楚。

「是的。」他停下脚步，靦腆地回答道。

「欸。」她雙手捧上自己的茶壺！「這裏還有茶。」

「那，」他猶豫起來！「你——你自己呢？」

「我喝過了。」她溫和地笑。

他慌亂得雙手直發抖，接過水壺好不容易喝了幾口，便把水壺遞還給她，說聲：「謝謝！」

「夠嗎？」她仍溫和地微笑着。

「夠了，」他再說聲：「謝謝。」回身便走出草寮，跳上犁田機，軋軋地把它開走了。

那天下午，他工作得特別起勁。他竟比往常多耙平了許多地面。

晚上，回到家裏，表哥笑着問他：「你今天好像拾到寶貝。」

「什麼？」他沒聽清楚，但心臟不由得加速跳動起來。

「我說：你今天拾到了寶貝，看你特別開心！」

「這……」維川可不知該如何回答他。他心裏想：還不能把這個祕密告訴他。因為這是一個祕密呀！這只能讓自己知道的！

吃過晚飯，出去散步的時候，維川到生果攤去買黃梨，恰巧那大眼睛的姑娘也和幾個女伴在買香蕉。

她見了他，大方地笑着，問道：「吃飯了嗎，維川哥？」

糟糕，自己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却曉得自己的名字，多難爲情呀！他頓時緊張起來，訥訥地回答道：「吃……吃……過了。」

「你要買什麼呢？」

「買塊黃梨。」

「秀英，」一個女伴向她招呼道：「買多一點吧！」

「好的。」她回頭過去答應了。

維川也牢牢地記住了她的名字。

第二天，在芭場裏，他又遇着秀英。這次，他沒有前一天那麼慌亂無措了。

在憩息的時候，他知道原來她是住在後街的老合伯的女兒。跟自己還算是校友呢。她是被僱用來作種薯女工的。

「天氣很熱呀！」她擡頭看着晴朗的天空。她的臉孔被陽光曬得紅通通的。

「怎麼你這麼久沒有到校友會去呢？」她轉過頭來看他，問道。

「沒……有空嘛。」他訥訥地答。

「校友會最近組織了一支歌詠隊，預備年底母校開遊藝會時演唱。」她說。

「真的？」

「是呀，沒有人告訴你？」

「沒——有。」維川低下頭。他想：我跟他們是多麼隔膜呀！

「歌詠隊每逢星期二、四、六練歌：今天是星期四，今晚上到校友會去吧！」她殷切地看着他。

「好——的。」他答應了，擡起頭來看她，剛巧和她明亮的眼光相接觸。他像觸了電，趕忙把視線移向無雲的天空。

「一定的！」她特別叮囑道。

「一定的。」

歇息的時間已過，各人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去。維川操縱着軋軋價響的犁田機，在芭洋上馳騁着。……

晚上，在校友會禮堂裏，許多年輕人在練歌。維川也隨着他們的歌聲，引吭高歌。這一晚，他找回了他失去了很久的歡愉。

維川拿着一條由家裏水龍頭接出來的橡皮管，把水噴射在犁田機上。表哥拿着一條黃布，在揩抹着機身。他的背心、短褲，都染滿了汗水，但他仍用愉快的聲調，說：「維川，那個打辮子的姑娘對你很好呀！」

「你又開玩笑了！」維川笑着回答。

「什麼開玩笑？」表哥笑着說：「這麼好的姑娘，你別辜負她！」

「你覺得她好嗎？」

「好，怎麼會不好？可惜我已經結了婚，否則，我一定要跟你競爭！」

「你真愛說笑！」維川笑着說，心裏感到甜絲絲。

正當他們一面工作，一面談笑的時候，忽然有個中年女人向他們走來，老遠地揚聲招呼：「維川！」

維川擡起頭來一看原來是素玉的母親，曾嬌。維川不由得沉下臉，沒有理會她。

曾嬌氣急敗壞地跑到維川面前，氣喘吁吁地：「維川，素玉……她……」

維川心裏一顫，但他仍保持冷靜地：「她怎麼啦？」

「她墮樓……」

「她墮樓？」維川再無法按捺心緒的激盪。

「唔，」曾嬌緩一緩氣，她的眼眶瀉滿眼淚，哀求道：「維川，我要求你……」

「我？」

「嗯，要求你替我開汽車。去看素玉！」

維川已考得了駕車執照。但他沒有汽車，同時他也有點不願意。他說：「我沒有汽車……」

「她姐夫那輛……」

「她姐夫怎麼不自己開出去？」

「他沒有空呀！」

「我也沒有空！」

「維川！」曾嬌近乎哀求地，「我知道以前素玉對你不起，但你也應該姑念過去你們的那分感情呀！不然，算是鄰居，我要求你幫一次忙，求你答應我吧！」

維川被說軟了心。其實他也想去看一看素玉的，到底錯誤的責任並不全在素玉呀。因此，他含糊地應了一聲：「唔！」便放下橡皮管，返身走向屋子。

「我在她姐夫店前等你！」曾嬌叮囑道。

「好的。」維川逕自進屋子裏去換衣服。

高林嬌看見他在換衣服，便奇怪地問：「阿川，你要去哪裏？」

「替曾嬌開汽車去P城看素玉。」維川一面縛鞋帶，一面回答。

「你還有臉去？」

「媽，人家有事嘛！」

「有事，當然是有事才來找你咯！」

「媽，你別小心眼吧！」說罷他就逕自出門去了。

在素玉姐夫的雜貨店門口，素玉那個姐夫，拉長了臉孔，欲言不語。曾嬌站在他身旁，滿臉焦急神氣，正喋喋不休地跟他說些什麼。

維川來到他們面前站住，曾嬌便對她女婿說：「那汽車鎖匙呢？」

「車剛好我要用到……」她女婿支支吾吾地說：「恐怕、嗯、恐怕……」

曾嬌頓腳大嚷：「阿玉她傷得不輕呀！不趕去看她怎麼可以？」

「我的事與錢有關，非馬上去處理不可！」

「你，你……這……這……」曾嬌氣得鐵青着臉，口吃得說不出話來。她氣沖沖地往

屋裏走去。

過了一會，她跟她那個胖得像一個烏油桶的女兒一同走出來。她女兒對她女婿說：「借給他們用一用吧！」

「不行呀！」她丈夫斷然地，「我的事情更重要！」說罷便登上汽車駛走了。

胖女人看着絕塵而去的汽車，搖搖頭，對曾嬌說：「媽，你還是去包一輛車吧！」
「包車？早知道要包車，我就不來向他借車了！」曾嬌生氣地撇下胖女兒，自己走了。

維川追上了曾嬌，問道：「曾嬌，他們不肯把車借給你……」

「他們是沒有良心的禽獸！是見死不救的惡鬼！」曾嬌尖聲地嚷罵。

「曾嬌，要不要我去給你找一輛車呢？」維川問。

「我就是沒有錢呀！不然我早就包車出去了！何必去跟他借車？」曾嬌氣呼呼地說，「你看，車是他親口答應借的，誰知他又臨時變卦？」

「曾嬌，我是說替你借一輛。」

「你？去向人借車？」

「是的。」維川點點頭。

「那好呀！快去吧！快去，快去！」曾嬌連聲催促。維川連忙趕去向一個舊同學借車。過了一會，他開了一輛舊的邁拿車來了。

這時太陽已西斜。他們便急匆匆地趕着路。

在P城中央醫院女病房裏。素玉頭紮繃布，左手敷着重甸甸的石膏。她茫然的眼睛，愣愣地瞪着灰黃的天花板。是在做夢嗎？她想。這幾個月來的生活是夢嗎？有美夢，有惡夢……這許多夢，終於在最後一個惡夢中驚醒了！

是在昨天晚上吧？他，張獻文，帶來一個肥胖的中年男子，說是他的朋友，然後留下這胖子在房間裏，他自己却出去反鎖住門，獨個兒悄悄地溜走了！

那胖子色迷迷地瞅着她：「小張收了我的錢，今晚你是屬於我的了！」他說着，就像一頭色狼，一步步逼近她。

素玉驚慌得手足無措，直往後退，他又一步步逼近，來一個餓虎擒羊，直向她撲來，她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望窗外一躍。……

醒來的時候，她已處身在這病房裏。她意識到自己的心身已遭受了最嚴重的創傷。

爲什麼又沒有墮得粉身碎骨呢？她奇怪地想。這時她倒嚮往那種虛渺、玄幻的死的境

界！但自己竟沒有死去。反而要在這一切絕望、肝腸寸斷的時辰，挨受精神的折磨和肉體的痛楚！

該死的時候未能死。在頭腦冷靜下來的時候，倒能給自己好好深思一下。過去，究竟是在發着什麼夢？

在未離開鄉村的時候，心裏總嚮往繁華的都市。來到了繁華的都市後，她更嚮往於去探尋它的祕奧。於是，她忘了鄉村裏的愛人，沉迷於張獻文的甜言蜜語裏。

那時候，他是多麼的溫柔呀！他溫柔得教人無法看出他原來是披着人皮的豺狼！

那時候，他的語言是多麼的動聽呀！他不止一次告訴她：他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爲了想謀求獨立，便離開家庭，出來謀生。如今，已賺到了一部汽車。在將來，他還可能……可能……像他父親一樣，成爲一個百萬富翁！

那時候，他的手氣多闊綽呀！可是誰料得到：在婚後（不該說是結婚，只能說是同居）的第一個禮拜，她想買一碗麪宵夜，也被他斷然地拒絕！

甚至，到了昨天晚上，他還收了別人的錢，把她讓給那個陌生人！

這是多可怕的現實！這也是多醜陋的噩夢！

如今夢醒了，她孤寂地躺在這教人發悶的病房裏，空自落淚，空自傷心！

維川和曾嬌趕到中央醫院，已將近七點鐘了。

這是探病者最後的時間。再過幾分鐘，便會被女護士不客氣地趕出病房。在素玉病牀前，維川和曾嬌都淌着汗，氣喘吁吁的。

「媽！」素玉叫了一聲，眼淚便浸住她的眼睛，然後簌簌地滴在枕頭上。

「玉兒！」曾嬌顫慄地，挪近素玉牀前，她聲音哽咽，半晌說不出話來。

維川看着滿頭包紮着繃布的素玉，心中却有千萬種不同的感覺在交織着。

「不要落入騙子的圈套裏，那才冤枉！」那天在茶座，黃育石說的那句話在他腦際響起。

「她已落入騙子的圈套！」他看着滿臉淚痕的素玉，憐憫地想。

素玉和曾嬌，母女兩人抱頭痛哭着。

一個女護士聽到哭聲，馬上走過來阻止他們：「不要大聲哭。」

維川也極力勸慰母女倆。

「是呀！」女護士說：「有什麼話快說，再哭就沒有時間說話了。」

聽見女護士的話，曾嬌止住哭，淚眼汪汪地看着素玉，半晌却不知如何啓口，素玉也

同樣淒楚地看着會嬌，再看看維川，眼淚就像斷線珍珠，不停地滴落下來。

維川關懷地問道：「素玉，你的傷好一點嗎？」

素玉仰起掛滿淚珠的臉龐，看着維川，說：「傷處……還……很……痛！」

「痛在哪裏呢？」會嬌也關切地問。

素玉指着跌斷腕骨的右手，再指指頭部，說：「這些地方，都痛！」

「要不要討一些止痛藥呢？」維川問。

「她們不能亂給我，」素玉說：「都是自己眼無珠，看錯了人，才致到有今天！爲什麼我不跌死呢？」說罷她又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

「一個人不能輕易就死去，」維川說：「不論環境怎樣惡劣，都要堅強地活下去！」

「那雜種子呢？」會嬌忽然問道。她雙眼射出忿怒的火燄。

「我……不……知道！」素玉幽幽地答道。

「他——這沒良心的雜種子呀！」會嬌恨恨地罵着。

維川憐憫地看着素玉，耳朵裏依然響着黃育石那句話：「落入騙子的圈套。」

會嬌罵罵的聲音，引起同病房的病人的注視，她們竊竊私議起來。

女護士又急忙走了過來，微慍地說：「這位阿嬌，探病的時間已過，請你們回去吧！」

曾嬌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但她的腳步沒有移動，她不願說沒幾句話便離開這裏。維川只好代她懇求道：「護士小姐，請你特別通融一次，我們遠路來的……」

「這是醫院的規矩。醫院規定過了七點不准人家探病的！」女護士說罷咕噥着走開了。曾嬌轉向素玉，問道：「你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素玉搖搖頭。

「他不是說他有個有錢的父親？」

「他什麼也沒有！他……是個騙子！」

「騙子！」曾嬌顫聲地，「你這個瞎了眼的衰女！」

一五

在肅穆的法庭裏，法官用嚴厲的聲調下判：「被告張獻文，是一個罪名昭彰的老千，犯下許多不可寬恕的罪狀。這次與人串通欺騙原告人朱珠一萬元，證據確鑿，罪名成立，今判被告入獄三年！」

站在被告欄裏的張獻文，頭髮凌亂，臉色蒼白。經法官下判後，即由兩位警察押走。維川、素玉、秀英隨着站立起來的旁聽人士，徐徐走出法庭。

法庭外，和風輕輕地吹着。他們三人緩緩地走着。

素玉，看起來是瘦了些，但她受的傷並沒有給她太多的妨礙。她走在秀英旁邊，像是心事重重。

終於，維川開口了：「張獻文這樣下場，真是罪有應得！」

「是的。」素玉不禁咬牙切切齒地，「我恨不得要求法官判他更重的刑罰！」

維川說：「你也不必把過去的事記在心裏，我們應該多爲明天着想！」

「明天？我還有明天？」素玉喃喃地。

「有理想的人，誰沒有明天呢？」維川反問道。

「我常常想：只要我心中的怒火能平息，我就要去尋找一個永恆的歸宿。」

「素玉，你千萬別存有這種愚蠢的念頭！」

「素玉姐，」秀英也插嘴說：「萬萬不要這麼想啊！」

「……」素玉沉默了一會，說：「是的，我是不應該這麼想的，我是不應存有這種念頭的……。」

「回家去吧，那裏生活會比較寧靜……」維川說。

素玉打斷他的話：「我怕鄰居們會用鄙視的眼光來看我。」

「不會的，他們都是好鄰居，會同情你的遭遇的，只要你堅強起來，誰也不會鄙視你。」

「我真沒有面目回家。」

「唉，別傻想啦！人誰無錯？知道錯了就立刻改過，我們大可以重新做起！」

「我……我……只是不想回家！」

「回去吧，你媽媽需要你！」

「回去吧，素玉姐，我們可以互相關心，互相幫助！」

「……」素玉低着頭，默默地走着，她開始感到朋友給她的溫暖。

他們來到了渡輪碼頭。維川買了票，三個人一同登上了渡輪。揀了一個靠窗座位坐下。維川指着那幾隻在海面上自由飛翔的海鷗，神情愉快地說：「看，那幾隻海鷗，海天多闊，可以任牠們飛翔，牠們是多麼的自由和暢快呀！」

素玉被維川的歡愉所感染，對着藍天大海，心情也不覺舒暢起來，她嘴角浮現一絲笑痕，雙眼神往的盯着海面那幾隻矯健的海鷗發愣。過了好一會兒，她才喃喃自歎：

「可惜人不能像牠們那樣快樂、自由的生活着！」

「能呀，素玉姐。」秀英指着碼頭上結伴上工的工人，說：「他們不是很快樂的生活

着嗎？雖然生活的擔子把他們壓得透不過氣來，但是他們仍然堅毅地生活着，他們的眼光放得很遠，他們堅信光明的日子就近了。素玉姐，我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呀！你看，維川哥現在不也像海鷗一樣飛翔在廣闊的大地？你也行嘛，是嗎，維川哥？」

維川悟然點首，他深情的望着素玉，他希望她能堅強的生活下去。

素玉咬了咬嘴唇，眼睛透出一線光芒。

白浪，在渡輪周側翻騰滾動……

輪船，徐徐駛航，都市裏閃爍着各式各樣的霓虹燈漸漸退後，遠去了……

素玉，望望維川和秀英，再望望前方山腰露出的暈紅朝陽，心緒顯得出奇的平靜。她深深吸了一口氣，感到這時的空氣格外清新……



S. \$ 1.3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